

# 十九世紀初俄羅斯對福爾摩沙海域的 水文知識調查、傳承與修正

盧正恒

## 摘 要

本文以1803-1806年亞當·克魯森斯坦執行俄羅斯帝國首次全球航行後出版的地圖、航行紀錄等為主要史料，考察在19世紀初期俄羅斯知識體系中的福爾摩沙及其周圍島嶼。克魯森斯坦出航時，攜帶、仰賴並參考了歐洲他國探險家留下有關包括福爾摩沙在內的資料。隨著實際探查後，他對這些資料進行修正和補充，其探查結果在1810-1820年代陸續出版，提供了新的地理知識，並被翻譯成各種語言於歐洲各地出版，成為19世紀承先啟後的重要資訊之一。

關鍵詞：水文調查、西方地圖、巴士海峽、俄羅斯、臺灣



# The Accumu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Knowledge on Formosa and Nearby Islands: Krusenstern's Circumnavigation and Russian Hydrography in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Cheng-heng Lu\*

##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navigation material and maps compiled by Adam Krusenstern based on his 1803 to 1806 circumnavigation, which was the Russian Empire's first such effort. These records included surveys of Formosa and the islands around it. During Krusenstern's journey he relied on hydrographical and cartographical materials compiled by other Europeans. However, after his navigation, he realized that his findings could revise and enrich those existing information. In the 1810s and 1820s, Krusenstern published his materials. Soon they were translated into multiple languages across Europe and became cutting-edge information on world geograph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Keywords:** Hydrograph, Cartography, Bashi islands, Russia, Taiwan

---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llege of Hakka Studies, National Yang Ming Chiao Tung University



# 十九世紀初俄羅斯對福爾摩沙海域的 水文知識調查、傳承與修正\*

盧正恆\*\*

## 壹、前言

近年來，有關日本與西方諸國對臺灣／福爾摩沙之知識調查研究蔚為風潮，不僅依原始紀錄翻譯出版之專書不勝枚舉，相關的研究也如雨後春筍般出現。鄭維中用「福爾摩沙之鏡」來闡述17世紀以來西方典籍、地圖中交織穿插、相互承繼、抑或相互反對的福爾摩沙樣貌和知識建構。<sup>1</sup>此建構或可連接到簡宏逸在其博士論文中提出「巧遇的接力」之概念，闡述從16-18世紀、甚至19世紀，無論是通過傳說、想像建構，抑或藉由實際探測考察，有關於臺灣／福爾摩沙的認識的研究和調查已充分發展，從而論述西歐和東亞知識上的連結、流動、重構之過程。<sup>2</sup>不過，無論是17世紀荷蘭對於福爾摩沙的調查和紀錄、18世紀意外造訪臺灣的歐

---

\* 感謝審查人惠賜意見，謹致謝忱。本文為國科會新秀學者研究計畫「長十八世紀時期俄羅斯帝國的臺灣、東亞、太平洋水文調查與知識建構暨其源淵與影響（113-2628-H-A49 -003 -）」之部分成果。

收稿日期：2024年3月11日；通過刊登日期：2024年4月29日。

\*\*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

<sup>1</sup> 鄭維中，《製作福爾摩沙：追尋西洋古書中的臺灣身影》（臺北：如果出版社，2006年），頁24-25。

<sup>2</sup> 參見簡宏逸，〈巧遇的接力：歐洲與東亞間的民族誌知識收集、整理、再相遇〉（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博士論文，2017年）。

洲人、19世紀開港通商後在臺灣留下足跡的外來者、19世紀末到20世紀日本因應殖民而進行各種人類學調查，扣除日本因殖民統治有更直接接觸，主要還是以西歐的觀察紀錄為大宗。若論及西歐以外的歐洲世界有關福爾摩沙的理解，則有貝紐夫斯基（Benyovszky Móric, 1746-1786）在1771年的福爾摩沙之行，或是目前為止少數有關非西歐人群與臺灣接觸後留下的資料。<sup>3</sup> 本文以瑞典日耳曼裔、出生於愛沙尼亞的俄羅斯艦長亞當·約翰·馮·克魯森斯坦（Ivan Kruzenshtern 或 Adam Johann von Krusenstern, 1770-1846，下文簡稱為克魯森斯坦）所留下的各類紀錄中，擷取有關福爾摩沙的資料為核心進行考察，分析他憑藉18世紀的地理資訊，在環球航行過程中針對包括臺灣在內的太平洋地區進行大規模調查，於19世紀初出版並修正當時有關福爾摩沙的地理知識，繼而探討其後續影響。

克魯森斯坦於1803-1806年，在俄皇亞歷山大一世（Алекса́ндр I Па́влович, 1777-1825）命令下，執行俄羅斯帝國的首次環球航行，雖然此前俄羅斯並非對太平洋毫無調查，此次航行使得俄羅斯在太平洋海權爭奪上擁有一席之地。<sup>4</sup> 本文以福爾摩沙為中心，分析出發前地理知識是如何提供其航行基礎、又在返回後經由獲得之材料和調查結果，藉此修正過去他所仰賴的資料。克魯森斯坦此次航程可分為二階段，首階段為聖彼得堡出發，除了探查太平洋島嶼、美洲沿岸尋覓可能的殖民地外，也護送日本漂流民與俄羅斯使團前往長崎，不過雙方的遭遇和接觸並不順遂，甚至爆發衝突。隨後，克魯森斯坦前往東北亞繼續探索，最終抵達堪察加半島停泊修整，直到1805年10月才展開第二階段航行前往澳門。正是在這次航行中，船隊經臺灣東海岸並停留半日、最後穿越巴士海峽與福爾摩沙島南端，因而留下了不少關於福爾摩沙及其周圍島嶼、礁石的紀錄和地圖，也是本文主要的分析目標。論及17-19世紀歐洲航行過程中對於福爾摩沙的紀錄、測繪、調查等，學界已有費德廉（Douglas Fix）、李毓中、鄭維中、游博清、陳偉智等學者以水文調查為核心，以理解西方諸國對福爾摩沙地理空間的知識建構；其中費、游、陳聚焦於19世紀中後期，以英國東印度公司和海軍實際調查的資料作為

<sup>3</sup> 參見貝紐夫斯基（Benyovszky Móric）著，莊宏哲譯，《1771福爾摩沙：貝紐夫斯基航海日誌紀實——十八世紀一位匈牙利人筆下的臺灣》（臺北：前衛出版社，2014年）。

<sup>4</sup> Russell H. Bartley, *Imperial Russia and the Struggle for Latin American Independence, 1808-1828*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78).

史料中心；相對而言，對於他國調查英國海洋地理知識之影響或資料，則未有太多探討。<sup>5</sup>

中文學界有關克魯森斯坦多聚焦在其日本和廣州的活動和影響。丁則良在1954年對此次航行有詳盡調查，俄國抵達廣州是在資本主義萌芽擴大市場規模的需求下誕生，並稱：「環球旅行的另一主要目的就是要開闢中俄海路貿易」；不過丁則良還提到此次環球旅行對世界科學的貢獻，包括發現新島嶼和礦產、植物學、水文調查和海洋學上的新拓展，更重要的是丁則良是首位提到克魯森斯坦〔按：該文稱為克魯森史特恩〕以8年（1815-1822年）時間繪製而成「舉世聞名的《南海地圖集》」，強調此圖冊改正當時對於太平洋地圖的錯誤，並為諸國購置採用。<sup>6</sup>此文可謂開拓中文學界對克魯森斯坦研究之先河，並提及地圖和對太平洋探索的偉大貢獻；可惜該文並未對此作更深入的介紹或討論，本文在其基礎上延伸論述。此後，多位學者聚焦的反而是貿易和交流史之框架。張蘭星討論搭乘克魯森斯坦船隊的列札諾夫使團在日本遭遇的狀況和談判過程；對於有關太平洋、日本等地的地理調查並無描寫。<sup>7</sup>對於該船隊抵達廣州則多聚焦在貿易史上，如賴惠敏、王士銘提到克魯森斯坦抵達廣州導致官員被革職處分，並拒絕俄國開拓貿易。<sup>8</sup>同樣，柳若梅聚焦在雙方背後對政治、經濟產生的影響，關心俄羅斯期待對中國貿易之背景，對於航行過程則簡略帶過。<sup>9</sup>

<sup>5</sup> 相關研究可參考諸如Douglas Fix, 〈Charting Formosan Waters: British Surveys of Taiwan's Ports and Seas, 1817-1867〉, 《漢學研究》, 第32卷第2期(2014年6月), 頁7-48; 陳偉智, 〈測量「未知的領域」: 十九世紀中葉後英國對臺灣東部與蘇澳灣的調查與知識生產〉, 《臺灣師大歷史學報》, 第69期(2023年6月), 頁5-42; 游博清, 〈1779-1856年間英人對臺灣水文資訊的調查、彙整與應用〉, 《季風亞洲研究》, 第9期(2019年10月), 頁113-144。

<sup>6</sup> 該文也鉅細靡遺地考證了當時在廣州的交涉狀況，清廷反對的原因以及俄國人在廣州筆下的中國狀況，可參見丁則良, 〈俄國人第一次環球旅行與中國〉, 收入丁則勤、尚小明編, 《丁則良文集》(北京: 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9年), 頁323-342。

<sup>7</sup> 張蘭星, 〈19世紀初俄列札諾夫使節團訪日始末〉, 《西伯利亞研究》, 第48卷第3期(2020年6月), 頁73-84。

<sup>8</sup> 賴惠敏、王士銘, 〈清中葉迄民初的毛皮貿易與京城消費〉, 《故宮學術季刊》, 第31卷第2期(2013年12月), 頁150-151。

<sup>9</sup> 柳若梅, 〈嘉慶年間俄船首次海上來華貿易事件鉤沉〉, 《社會科學》, 第8期(2007年8月), 頁160-168。

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貿易活動往往是兩國互動交流的核心，正如梁立佳認為恰克圖貿易關閉導致的貿易停滯，是俄羅斯在19世紀開拓海上貿易的契機，包括北太平洋航線和堪察加半島探索等，均為與清朝建立直接貿易的努力。1803年，俄羅斯商務大臣魯緬采夫建議亞歷山大一世建立毛皮運往廣州的貿易，該年2月決定派員前往日本與廣州；3月提出具體計畫開拓太平洋地區的貿易；該年11月魯緬采夫建議派使團——即是隨後的戈洛夫金使團——前往北京尋求開放廣州貿易。<sup>10</sup> 梁立佳的研究是基於貿易為主軸的觀察，但亦涉及外交史。以外交史的脈絡或討論而言，除梁立佳外，現階段的俄清外交史，例如濮德培從帝國交鋒和互動、<sup>11</sup> 陳開科以全球史和微觀史的脈絡分析戈洛夫金從出航到返國留下的影響，<sup>12</sup> 以及葉柏川宏觀地探索俄羅斯帝國從明末開始到清中葉使團、駐北京傳教團之影響。<sup>13</sup> 因此，學者更側重內亞的交流而忽視在海上的互動；就貿易史而言，更關心克魯森斯坦船隊搭載的使團、貿易所帶來的影響和背景，對於其科學調查和資料收集除丁則良略有提及外，多非學術討論之核心。

此次航行，克魯森斯坦留下豐富的材料，如其英譯的航行紀錄*Voyage Round the World, in the Years 1803, 1804, 1805, & 1806*，於1811年在聖彼得堡以俄文出版，隨即在柏林重印（reprinted），後於1813年被英國藝術家、翻譯家Richard Belgrave Hoppner（1786-1872）翻譯後於倫敦出版。<sup>14</sup> 除俄、德、英文外，根據*Hawaiian National Bibliography, 1780-1900*所記，此書另在哈倫（Haarlem）出版荷蘭文版、厄勒布魯（Orebro）出版瑞典文版等。<sup>15</sup> 單就多語種的翻譯，就可

<sup>10</sup> 梁立佳，〈破冰之旅：19世紀初期沙俄開拓遠東海上貿易的活動及其影響〉，《海交史研究》，第3期（2021年9月），頁71-83。

<sup>11</sup> Peter C.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Cambridge; London: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sup>12</sup> 陳開科，《嘉慶十年：失敗的俄國使團與失敗的中國外交》（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

<sup>13</sup> 葉柏川，《俄國來華使團研究（1618-1807）》（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

<sup>14</sup> A. J. von Krusenstern, Richard Belgrave Hoppner trans., *Voyage Round the World, in the Years 1803, 1804, 1805, & 1806* (London: C. Roworth for J. Murray, 1813), p. iii.

<sup>15</sup> David W. Forbes, *Hawaiian National Bibliography, 1780-1900*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9), Vol. 1, pp. 297-298.

略知其影響力遍及歐洲諸國。本文將以1813年出版的英文版為主，輔以其他相關的文字和圖像資料進行討論。<sup>16</sup>

以克魯森斯坦的航行而言，學界所關注的多是事前準備之商業、外交原因及其任務對日本、中國產生的影響，而非有關他航行開始、過程、結束時對於地理知識的建立和修正。<sup>17</sup> 近年來有賴各種地圖資料、古籍的數位化，尤其包含美國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在內的各單位所藏地圖、圖繪相繼公開，提供友善的使用環境，也包括克魯森斯坦的各種文字、圖像資料。在上述的學術研究回顧和史料公開的機會下，本文將嘗試以克魯森斯坦的航行紀錄為核心，並分析、考察目前所能夠翻閱、查找到在1810-1820年代出版的地圖中有關福爾摩沙的記載，援引克魯森斯坦在著作中提到的同時代或前輩西方探險家，通過考察水文調查紀錄，論證克魯森斯坦在航行過程中重新調查蘭嶼、福爾摩沙、七星岩等地的詳實位置；透過資料的交叉比對後，認為在此區的調查中俄羅斯已獲得領先地位，並且考證1815-1822年間繪製、1826年出版的分區地圖中如何描述福爾摩沙及地名之利用並且與同時代英國的資料相互比較，試圖呈現和理解俄羅斯對此區域的嶄新認識，並且討論當時歐洲諸國地理知識的相互傳遞。

---

<sup>16</sup> 另一艘船隻Neva船長是Yury Fedorovich Lisiansky，他也留下為數龐大的資料，不過由於他的航行路線與Krusenstern不同，採行馬尼拉大帆船航線前往澳門，故不在本文討論內，有關他抵達臺灣附近的航線與紀錄，可參閱他的俄文資料，參見Yury Fedorovich Lisiansky, *Journey around the world in 1803. 4. 5. and 1806, at the behest of His Imperial Majesty Alexander Pervago, on the ship Neva, under the command of the fleet of the captain-lieutenant, now captain of the 1st rank and chevalier Yuri Lisiansk* (St. Petersburg: In the printing house of F. Drechsler, 1812), pp. 243-244. Accessed December 20, 2023全文參見<https://www.prlib.ru/en/node/678070>.

<sup>17</sup> Glynn Barratt, "Russian Activity among the Cook Islands, to 1820," *New Zealand Slavonic Journal* 33 (January 1998), pp. 34-98; Glynn Barratt, "Russian Hydrography among the Cook Islands to 1836," *New Zealand Slavonic Journal*, 35 (January 2000), pp. 141-181.

## 貳、克魯森斯坦的航行與背景

本節將初步介紹俄羅斯帝國之對外發展與此次航行的歷史背景，並從克魯森斯坦的紀錄中還原他船隊航行福爾摩沙周圍時的情況。嘗試說明克魯森斯坦航行前，俄羅斯帝國不僅試著建立與東亞更直接的貿易關係，也邁向通過軍事擴張之帝國建構的進程，隨著國土疆域擴張累積的各類知識也促使這個帝國建立起一套知識體系整合的過程。此知識體系不限於人種、動、植物，也包含地理空間。因此克魯森斯坦航行其中目的之一，正是探索太平洋、美洲等地區，而臺灣／福爾摩沙則是其中一環。

1480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Иван III Васильевич, 1440-1505）停止向金帳汗國納貢，並於1502年消滅之，自此擺脫俄羅斯史上所謂的「韃靼之軛」（the Tartar Yoke）的束縛。<sup>18</sup> 不過在全盤西化以前，無論是莫斯科大公國或隨後的俄羅斯沙皇國在文化和政治上除受東正教影響外，仍有強烈的蒙古遺緒。<sup>19</sup> 1547年，伊凡四世（Иван IV Васильевич, 1530-1584）建立俄羅斯沙皇國，並且開始對外擴張，擊敗喀山汗國，替俄羅斯開啟向西伯利亞進發的道路。<sup>20</sup> 1613年，米哈伊爾一世（Михаил Фёдорович Романов, 1596-1645）開啟羅曼諾夫王朝。雖然是不容忽視的存在，但俄羅斯要直到彼得一世（Пётр Первый, 1672-1725）展開現代化改革、遷都聖彼得堡、在大北方戰爭中獲得勝利等，透過軍事、經濟、宗教、社會文化等多層面改革，一躍成為歐洲強權，並透過波羅的海向外發展，逐步拓展為歐洲海上強權之一，只是此時力量尚未伸入太平洋。<sup>21</sup>

<sup>18</sup> Charles J. Halperin, *The Tatar Yoke: The Image of the Mongols in Medieval Russia* (Bloomington: Slavica, 2009), p. 7.

<sup>19</sup> 這一點可以從Donald Ostrowski利用五種不同的角度切入理解俄羅斯帝國之發展一窺端倪，參見Donald Ostrowski, *Muscovy and the Mongols: Cross-cultural influences on the steppe frontier, 1304-158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4.

<sup>20</sup> Fred W. Bergholz, *The Partition of the Steppe: The Struggle of the Russians, Manchus, and the Zunghar Mongols for Empire in Central Asia, 1619-1758: A Study in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Peter Lang, 1993), pp. 20-23.

<sup>21</sup> 關於從伊凡三世到彼得大帝對於民族、帝國建構的過程，可以參見浦洛基（Serhii Plokhy）著，梁永安譯，《再造失去的王國：俄羅斯的帝國雄心500年史》（臺北：貓頭鷹出版社，2018年），頁57-112；另外，有關俄羅斯史的討論，則可參見周雪舫，《俄羅

自伊凡四世越過烏拉山向東擊潰蒙古各汗國，並朝向西伯利亞拓展的過程，俄羅斯採取了極具特色的擴張策略。學者們認為此一擴張，除了基於帝國建構的核心宗旨外，也有國家防衛之企圖，尤其哥薩克群體因為環境熟悉及冒險精神，為帝國所仰賴，憑藉著西伯利亞錯綜複雜卻又環環相扣的河流系統，俄羅斯得以修建一系列城堡，相互串連支援構築成連續性的補給線，作為征服區的行政據點。大約在1650年代，俄羅斯已抵達太平洋沿岸。<sup>22</sup> 最晚在1800年以前，俄羅斯已建立了一個從東歐延伸到阿拉斯加的勢力，此過程更因為西伯利亞存在的商業貿易和豐富森林資源的開採，俄羅斯帝國在此建立起一個龐大的貿易據點（trading-post）。<sup>23</sup>

1670年代左右，俄羅斯已將勢力延伸到貝加爾湖東側，並與蒙古諸勢力建立起穩健的貿易關係。<sup>24</sup> 與此同時，俄羅斯帝國也與正在東亞、內亞站穩腳步的大清帝國有更多的接觸，隨後逐步轉變成衝突。最明顯的，莫過於1685年雙方在黑龍江的衝突白熱化，雙方兩度在雅克薩城交戰，1689年簽訂《尼布楚條約》確立彼此的邊界線。不過，二者的交流和衝突並未停歇，直到1727年俄羅斯帝國和大清帝國締結《恰克圖界約》，使俄、清貿易合法化，來自清國貿易的龐大吸引力，致使俄羅斯放棄與準噶爾汗國的合作。<sup>25</sup> 這些貿易中，最重要的是當時朝向亞洲的毛皮貿易，尤其是輸往清國的海獺皮更是重中之重。不過，除清國外，經庫頁島向蝦夷地的阿伊奴人的貿易網絡也逐漸明朗，導致了日本德川幕府與俄羅斯因商業和地緣政治的競爭之故，紛紛探索北太平洋，分別與大清帝國開始爭奪庫頁島的主權。<sup>26</sup>

---

斯史：謎樣的國度》（臺北：三民書局，2015年）。

<sup>22</sup> Fred W. Bergholz, *The Partition of the Steppe: The Struggle of the Russians, Manchus, and the Zunghar Mongols for Empire in Central Asia, 1619-1758, A Study in Power Politics*, pp.15, 27-30.

<sup>23</sup> Philip D. Curtin, *The World and the West: The European Challenge and the Overseas Response in the Age of the Empi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3.

<sup>24</sup> M. Sanjdorj, Urgunge Onon trans., *Manchu Chinese Colonial Rule in Northern Mongoli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0), p. 17.

<sup>25</sup> Peter C.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pp.161, 171-172.

<sup>26</sup> Evelyn S. Rawski, *Early Modern China and Northeast Asia: Cross-Border Perspectiv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87-91.

即便俄羅斯已從內亞地區與大清相互交流，但是俄方似乎從未放棄更多元接觸的可能性，尤其是在17世紀，其快速擴張並抵達太平洋沿岸。例如，著名的尼古拉·加夫里洛維奇·斯帕法里（Никола́й Гаври́лович Спафа́рий, 1636-1708）在1672年出使大清，並在1675-1677年間完成使團的任務，返回俄國後寫下了《出使報告》和《中華帝國志》等資料，奠基了俄羅斯的中國知識之重要著作。<sup>27</sup>《中華帝國志》不僅詳盡記載大清相關的細節，其中第四章更是直接探討「海上有幾條航線通往中國」。<sup>28</sup>簡言之，當時出使的知識分子已在思考，是否還有其他航路可連接太平洋沿岸與中國沿海。隨著《恰克圖界約》的簽訂，意味著雙方在黑龍江流域的直接衝突逐漸減少，但俄羅斯並未停下向太平洋沿岸進發。約在16世紀後期到17世紀中葉，俄羅斯探索包括鄂霍次克海在內的區域，並在17世紀末占領堪察加半島，隨著疆域的擴張，相關探查大多聚焦在美洲北部、北太平洋地區，例如1725-1728年的白令探險等。<sup>29</sup>

然而，伴隨帝國擴張而來的調查和探險等，非僅來自俄羅斯境內的力量推動，更不可忽視的是自16世紀起，英格蘭商人已和莫斯科建立直接經濟合作的關係，嘗試通過俄羅斯的中亞傳統貿易與中國進行貿易。<sup>30</sup>雙方的合作或競爭不僅是在經濟上，也伴隨著知識交流，尤其是在1760-1770年代，俄羅斯開始大規模在北太平洋與北極海之海上探險。<sup>31</sup>本文主要利用克魯森斯坦的航行紀錄在1813年馬上被翻譯成英文刊行。此非毫無前例可循，甚至可說英國翻譯俄羅斯探索地理知識的歷史頗為悠久，早在約1770年代，英國就透過翻譯俄羅斯有關北極海和北太平洋的空間與海域航道之調查，這些是當時英國戰略家期待找尋的路線；即是英國期許藉由獲取更多資料來更新修正地理知識。之後更影響詹姆士·庫克船

<sup>27</sup> 張建華，〈近世俄國文獻關於朝鮮的記載和初識〉，《史學史研究》，第4期（2010年12月），頁95-103。

<sup>28</sup> 葉柏川，《俄國來華使團研究（1618-1807）》，頁125-130

<sup>29</sup> George Anson, *A Voyage Round the World: In the years MDCCXL, I, II, III, IV* (London: J. M. Dent & Sons Ltd., 1748), pp. 216-217.

<sup>30</sup> Fred W. Bergholz, *The Partition of the Steppe: The Struggle of the Russians, Manchus, and the Zunghar Mongols for Empire in Central Asia, 1619-1758, A Study in Power Politics*, pp.75-79.

<sup>31</sup> Gregory Afinogenov, *Spies and Scholars: Chinese Secrets and Imperial Russia's Quest for World Power*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 185-209.

長（James Cook, 1728-1779）第三次航行的主要任務在於探索北太平洋的主要原因和動機。<sup>32</sup>

英格蘭和俄羅斯間有關地理知識的交換，同樣發生在18世紀的東北亞諸國；包括日本、俄羅斯、大清等均對於繪製地圖有高度需求。尤其是俄羅斯和大清，幾乎是同時使用跨國的國際「科學家」、利用最「先進」的技術製作出最正確的地圖；學者認為這正是當時早期近代帝國利用最前沿的技術，完成國家建構（state-building）的展現。<sup>33</sup> 地圖繪製是否真的意味著一條明確邊疆線的劃分還有待更多的討論，但不容質疑的是，隨著利用更精確的調查和標示，也象徵著諸國有關邊疆地理空間、知識的理解與增加。地理資訊的擴大，也包括新編領土上的人群、動植物之調查。正如俄羅斯勢力逐漸擴大到北太平洋沿岸，接觸的動、植物等資訊和知識也隨之增加。學者曾以海洋生物的科學調查為例，探討北太平洋區域藉由博物學家進行的知識生產，將成果傳抵聖彼得堡和皇家學院所產生的知識體系建構。據此得出一個重要結論，18-19世紀正是俄羅斯帝國大力進行殖民擴張時，同時也致力於把世界彼端的知識納入其體系內，展現將「科學」嵌入帝國建構的一面。<sup>34</sup>

克魯森斯坦的環球航行始末，可置於上述歷史背景脈絡中思考。有學者認為此次旅程是俄羅斯帝國得以發展為世界海洋強權（world maritime power）的第一步。<sup>35</sup> 當克魯森斯坦呈交報告予亞歷山大一世，闡述航行計畫後，他奉命前往聖彼得堡進一步商議，也知曉這次環球計畫的任務之一是1792年派往回覆日本計畫之延伸，並期許幕府能夠允許俄羅斯船隻每一年前往長崎〔按：原文

<sup>32</sup> 威廉·佛萊姆（William Frame）、蘿拉·沃克（Laura Walker）著，黃煜文譯，《庫克船長與太平洋：第一位測繪太平洋的航海家，1768-1780》（新北：左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9年），頁168。

<sup>33</sup> Laura Hostetler, *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p. 24.

<sup>34</sup> Ryan Tucker Jones, *Empire of Extinction: Russians and the North Pacific's Strange Beast of the Sea, 1741-1867*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137, 169.

<sup>35</sup> Russell H. Bartley, *Imperial Russia and the Struggle for Latin American Independence, 1808-1828*, p. 60, 此文簡述克魯森斯坦前往美洲的旅程及其簡歷。

為Nangasaky] 進行貿易。<sup>36</sup> 1802年8月7日，克魯森斯坦被正式任命執行任務，除了護送使團外，也將前往美洲西北海岸、太平洋地區探勘——這就體現了此次航程地理知識調查的部分。俄羅斯帝國要求克魯森斯坦儘速在自由市的漢堡（Hamburg）採購物資和貨品，準備於該年10月啟航。<sup>37</sup> 他派出Yury Fedorovich Lisyansky〔按：隨後擔任涅瓦號Neva船長〕負責任務，並且在一位年輕且才華洋溢的造船師Rasumoff的陪同下，前往處理購置事宜。<sup>38</sup> 最終在1803年2月獲得兩艘船：450噸的3年英國船、370噸的15個月之二手英國船隻，二艘船共花費17,000英鎊（sterling）。<sup>39</sup> 即是隨後主船艦希望號（Nadezhda）和涅瓦號。<sup>40</sup> 1803年1月，克魯森斯坦與妻子前往聖彼得堡，留下幼子在家鄉雷瓦爾（Revel）。<sup>41</sup> 經過整頓後，於該年8月從聖彼得堡拔錨出發，預計經過南美洲後，繞過荷恩角，再北上穿越北太平洋區域，希望號前往日本，涅瓦號則前往阿拉斯加地區。

學者對克魯森斯坦首段航行及其對帝國之影響已有過討論分析。<sup>42</sup> 1804年希望號抵達長崎，在此處待至1805年後，北上俄羅斯帝國於堪察加半島的據點

---

<sup>36</sup> A. J. von Krusenstern, Richard Belgrave Hoppner trans., *Voyage Round the World, in the years 1803, 1804, 1805, & 1806*, p. 3.

<sup>37</sup> A. J. von Krusenstern, Richard Belgrave Hoppner trans., *Voyage Round the World, in the years 1803, 1804, 1805, & 1806*, p. 1.

<sup>38</sup> A. J. von Krusenstern, Richard Belgrave Hoppner trans., *Voyage Round the World, in the years 1803, 1804, 1805, & 1806*, p. 2.

<sup>39</sup> A. J. von Krusenstern, Richard Belgrave Hoppner trans., *Voyage Round the World, in the years 1803, 1804, 1805, & 1806*, p. 3.

<sup>40</sup> A. J. von Krusenstern, Richard Belgrave Hoppner trans., *Voyage Round the World, in the years 1803, 1804, 1805, & 1806*, p. 3.

<sup>41</sup> A. J. von Krusenstern, Richard Belgrave Hoppner trans., *Voyage Round the World, in the years 1803, 1804, 1805, & 1806*, p. 3.

<sup>42</sup> 例如Glynn Barratt, *Russia in Pacific Waters, 1715-1825: A Survey of the Origins of Russia's Naval Presence in the North and South Pacific*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1981)、David W. Forbes, *Hawaiian National Bibliography, 1780-1900*, Vol. 1, pp. 297-298；張蘭星，〈19世紀初俄列札諾夫使節團訪日始末〉，《西伯利亞研究》，第48卷第3期（2020年6月），頁73-84；Ilya Vinkovetsky, "Circumnavigation, Empire, Modernity, Race: The Impact of Round-the-World Voyages on Russia's Imperial Consciousness," Meeting of Frontiers Conference, accessed December 23, 2023, <https://www.loc.gov/rr/european/mofc/vinkovetsky.html>.

St. Peter and St. Paul。此後，克魯森斯坦在此地補給休整，等待合適的天氣展開另一項重要的任務——前往中國。1805年10月9日前，他趁著良好的風向出航，離開堪察加半島南下。<sup>43</sup> 根據他留下的紀錄，這趟航行他帶著幾幅海圖，例如George Anson（1697-1762）等探險家留下的資料，主要目的是要確定及修正太平洋諸島的定位並證實其存在與否。<sup>44</sup>

1805年10月29日，克魯森斯坦船隊大概位於北緯39度、經度210左右（約東經150度左右）的位置；<sup>45</sup> 克魯森斯坦決定要穿越福爾摩沙和巴士群島間的水道，前往中國海（Chinese Sea），但擔憂將遭遇一年四季都存在的猛烈風暴。<sup>46</sup> 隨後，11月17日克魯森斯坦抵達了北緯22度3分18秒、經度237度20分40秒，據他所說，此地距離蘭嶼（Botol Tobago Xima）不遠，船隊維持在北緯22度航行。該日中午左右，船隊已抵蘭嶼西方約53哩（miles）的位置（the island Botol

<sup>43</sup> A. J. von Krusenstern, Richard Belgrave Hoppner trans., *Voyage Round the World, in the years 1803, 1804, 1805, & 1806*, pp. 258-260.

<sup>44</sup> A. J. von Krusenstern, Richard Belgrave Hoppner trans., *Voyage Round the World, in the years 1803, 1804, 1805, & 1806*, pp. 257-258.

<sup>45</sup> 克魯森斯坦在其書中的經度很多時候超過180，在描述過往資料時，還會特別提到他們海圖是以格林威治（Greenwich）為基準；是否意味著克魯森斯坦不是使用格林威治為子午線？克魯森斯坦與英國資訊較為緊密，且1805年時透過格林威治天文臺的子午線也已經是英製海圖主要的基準，但仍未通行全世界。尤其當時尚有以葡製海圖通過馬德拉島的子午線和通過巴黎為基準的子午線兩種計算方式——甚至有通過北京的子午線。蔡雅芝，〈經緯度的故事〉，《科學發展》，第392期（2005年8月），頁68-77；方凱弘，〈《幽靈島嶼》導讀：大航海時代簡史，島嶼版的「地理大發現」〉，收入迪爾克·里瑟馬（Dirk Liesemer）著，賴雅靜譯，《幽靈島嶼：浮沉於地圖上30個島嶼故事》（臺北：遠足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8年），頁11-19。另外，克魯森斯坦在書中曾稱達林波的紀錄中七星岩位於Banguay（位於117度17分30秒）東方3度53分40秒的西側位置，換算下來應該是位於121.18611度之處；而克魯森斯坦在書中馬上轉換成他自己的數據為238度49分30秒的位置，也就是238.825度，此處應該是越過東西經交錯的180度線後，再繼續航行58.825度，應該是位於格林威治子午線的東經121.175度之處；配合上達林波紀錄七星岩的緯度位於北緯21度48分30秒，可以發現達林波的定位確實七星岩位於的北緯21度48分30秒、東經121.18611度西側。因此，克魯森斯坦雖未細說其經度的基準，但應該是使用格林威治為基準的子午線作為基準來進行調查，且未區分東、西經，而是以其環球旅行的航程來描寫。這一段考證內容引自A. J. von Krusenstern, Richard Belgrave Hoppner trans., *Voyage Round the World, in the years 1803, 1804, 1805, & 1806*, p. 273.

<sup>46</sup> A. J. von Krusenstern, Richard Belgrave Hoppner trans., *Voyage Round the World, in the years 1803, 1804, 1805, & 1806*, p. 266.

Tobago Xima ought to have been to the eastward of us, at a distance of fifty-three miles) , 即便當時他們無法觀察到任何東西。當日下午2點, 他們仍在此區域附近, 日落前已可肉眼觀察到蘭嶼, 準備當日夜晚駛離。確切地說, 克魯森斯坦的船隊這時候大概在蘭嶼周遭——很可能是蘭嶼和福爾摩沙東海岸之間——停留5-6小時左右。當天夜裡風暴襲來, 克魯森斯坦決定在當夜前往更加危險的福爾摩沙南端。他認為無法在南端水道外逗留, 即使會遭遇劇烈和不確定的海流, 也應該要強行通過。因此先朝向西南方航行直到當晚10點, 他估計船隊已距離七星岩南側大約10-15哩左右。從當晚10點到隔日天明, 均朝正西方前進。克魯森斯坦維持在水道的正中央航行。<sup>47</sup> 11月18日上午8點風暴逐漸散去, 雖然天氣不好, 但已可見到福爾摩沙島的南端, 並在此轉向西北方, 並在該海域見到許多石頭和礁石; 克魯森斯坦對於自己能夠趁夜通過庫克船長艦隊的決心號 (Resolution) 和發現號 (Discovery) 兩艘船曾經歷過的危險水道頗為驕傲。<sup>48</sup> 此後, 其船隊離開福爾摩沙周圍海域, 朝向澳門前進。

根據前述, 克魯森斯坦在11月17日中午以前到18日中午前的活動範圍, 約在蘭嶼到七星岩之間。此區域在西方航海紀錄上相當重要, 因為這是太平洋航線前往中國的重要路徑。西班牙人很早就對此區域有過調查,<sup>49</sup> 但是克魯森斯坦手持的海圖和相關知識大多來自英國。早在1780年代以前, 英國已針對巴士海峽和臺灣鄰近水域進行調查, 並在1780年後有系統地彙整相關資訊並聘僱專人和科技進行活動。鴉片戰爭前, 著名的英國水文師、製圖師亞歷山大·達林波 (Alexander Dalrymple, 1737-1808) 就曾在1781年的地圖中繪出臺灣和巴士群島圖。18世紀下半葉, 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東路航道會穿過巴士海峽前往廣州, 因此對於巴士海峽等地的調查即顯得重要。<sup>50</sup> 此外, 另一位英國水文調查師豪斯伯格 (James Horsburgh, 1762-1836), 也曾在1805年針對巴士群島一帶進行調查,

<sup>47</sup> A. J. von Krusenstern, Richard Belgrave Hoppner trans., *Voyage Round the World, in the years 1803, 1804, 1805, & 1806*, pp. 271-272。

<sup>48</sup> A. J. von Krusenstern, Richard Belgrave Hoppner trans., *Voyage Round the World, in the years 1803, 1804, 1805, & 1806*, pp. 272-273。

<sup>49</sup> 參見李毓中, 〈從臺灣的鄰島到鄰國: 西方古地圖中的「巴丹 (Batan)」島與「巴士 (Bashe)」海峽名稱考〉, 《歷史臺灣》, 第6期 (2013年11月), 頁48。

<sup>50</sup> 游博清, 〈1779-1856年間英人對臺灣水文資訊的調查、彙整與應用〉, 《季風亞洲研究》, 第9期 (2019年10月), 頁114、116、118。

尤其是礁石的位置。<sup>51</sup> 因此，克魯森斯坦在福爾摩沙周圍海域的航行和調查，或許可視為英國等西方勢力針對巴士海峽的調查之延續。

綜言之，克魯森斯坦的航行不僅是世界歷史、航海史、太平洋史重要的一頁，也是影響日本國家建構的關鍵事件。倘將視角切入俄羅斯史，也不能忽略這次航行是帝國在遙遠世界收集、建立知識、納入體系、帝國建構的重要環節。因此，瀏覽克魯森斯坦的紀錄，可以發現他早在離開堪察加半島時即已規劃要通過蘭嶼、臺灣南端、巴士海峽一帶，他已體悟到該段路程是俄羅斯從太平洋前往澳門的最佳路徑之一，不能不說他某種程度上受到當時英國冒險家以及建立東部航線之影響。在抵達福爾摩沙周邊時，可從他的紀錄發現，實際上他在蘭嶼附近停留過一段時間。雖迫於不穩定的氣候因素，儘快通過巴士海峽前往此行目的地之一的澳門。然而，正是因為出發前已對福爾摩沙有所理解、規劃，所遺留下的資料更可一窺克魯森斯坦對於此區域的地理知識建立的基礎和修正。

### 叁、福爾摩沙周圍調查與知識基礎、修正

臺灣南端、大小蘭嶼、七星岩等地，直到19世紀晚期是航行的必經之路，不過因暗礁與複雜的水文狀況，導致此處海難頻傳，例如耳熟能詳的羅發號事件即為其中一例。<sup>52</sup> 克魯森斯坦隨行攜帶當時歐洲有關太平洋的調查資料。這些構成其基礎知識，航行過程中他發現這些資料存在許多錯誤，並對相關紀錄存疑。因此在1811年的書中修正當時的既存知識。以下將透過其書中有關福爾摩沙及其周圍島嶼的相關紀錄，闡述克魯森斯坦對於相關地理知識的修正意見。

雖然在其航行紀錄中，並未提供所調查的福爾摩沙南端、大蘭嶼、小蘭嶼、七星岩的正確定位和測量的經緯度數字，但他自述已進行相當好的觀察（very good

<sup>51</sup> 游博清，〈1779-1856年間英人對臺灣水文資訊的調查、彙整與應用〉，《季風亞洲研究》，第9期（2019年10月），頁120-122。

<sup>52</sup> 艾德華·豪士（Edward. H. House）著，陳政三譯，《征臺記事：牡丹社事件始末》（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15年），頁20-22。

obervation) ——尤其隨後出版的地圖中都有標示出這些位置，可知理應有所測量和紀錄。<sup>53</sup> 在其 *Voyage Round the World, in the Years 1803, 1804, 1805, & 1806* 航行紀錄中，克魯森斯坦稱許多船隻都因在這遍布礁石的水道上遭遇災難。然而，過往相關的航行和調查紀錄呈現頗大的差異，他因此把前述航行和水文調查者的紀錄羅列出來。克魯森斯坦認為，當時水文調查師翹楚達林波於1771年出版的中國相關地圖中，指出七星岩位於格林威治東經117度17分30秒的Banguay〔按：約今日東沙島北側〕東方3度左右的位置；也就是說七星岩位於238度49分30秒之處〔按：以克魯森斯坦的經緯度進行標示〕。但克魯森斯坦相信Ladrone群島〔按：約今日擔桿列島〕將會比Banguay更好測量七星岩的位置，而Ladrone群島是位於格林威治東經113度48分50秒之處。克魯森斯坦為了證實他的觀點，並據以修正過去的資料，羅列出幾份重要的先例進行參考（參見表1）。<sup>54</sup>

表1、克魯森斯坦註腳中有關七星岩位置與調查者

調查者	國家	經緯度	北緯	東經
Alexander Dalrymple	英國	克魯森斯坦紀錄	21°48'30"	239°00'10"
		現代經緯度	21.80833°	120.9972°
George Robertson Aikman	英國	克魯森斯坦紀錄	21°45'00"	238°52'15"
		現代經緯度	21.75°	121.1292°
Jean-François de Galaup, comte de Lapérouse	法國	克魯森斯坦紀錄	21°49'00"	238°48'00"
		現代經緯度	21.81667°	121.2°
Étienne Marchand	法國	克魯森斯坦紀錄	21°45'00"	238°01'00"
		現代經緯度	21.75°	121.9833°
William Robert Broughton	英國	克魯森斯坦紀錄	21°43'24"	239°15'00"
		現代經緯度	21.72333°	120.75°
Gabriel Gadd	瑞典	克魯森斯坦紀錄	21°40'00"	239°02'00"
		現代經緯度	21.6667°	120.9667°

說明：表中的現代經緯度為筆者自行計算。

資料來源：A. J. von Krusenstern, Richard Belgrave Hoppner trans., *Voyage Round the World, in the years 1803, 1804, 1805, & 1806*, p. 273.

<sup>53</sup> A. J. von Krusenstern, Richard Belgrave Hoppner trans., *Voyage Round the World, in the years 1803, 1804, 1805, & 1806*, p. 272。

<sup>54</sup> A. J. von Krusenstern, Richard Belgrave Hoppner trans., *Voyage Round the World, in the years 1803, 1804, 1805, & 1806*, p. 2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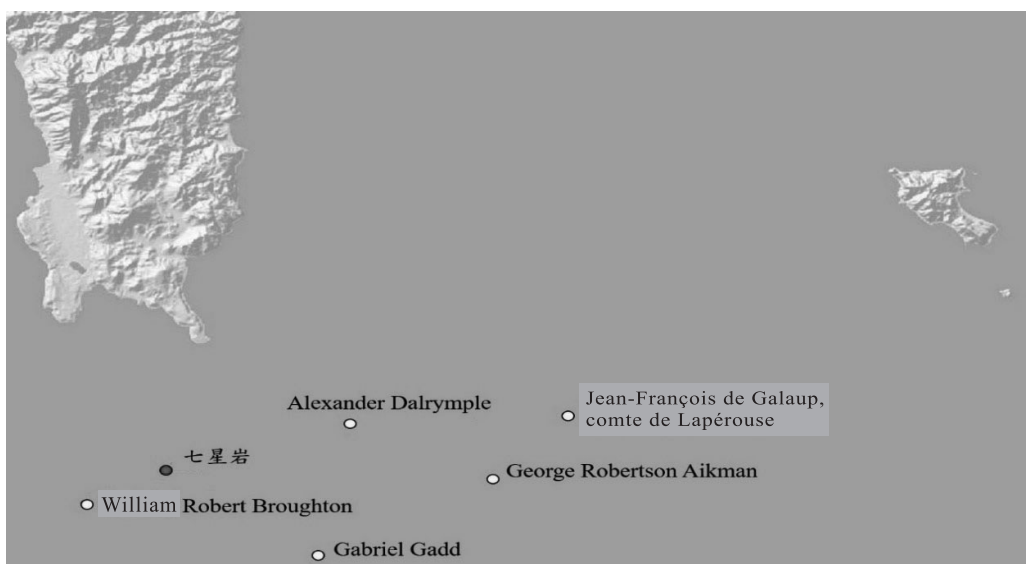


圖1、七星岩位置與表1地理位置圖

說明：筆者繪製。Étienne Marchand所紀錄的位置甚至將七星岩標示在蘭嶼東南方，受限於篇幅不再標示。

在表1、圖1的資料中，可以發現與現今所知七星岩的經緯度相比，較正確的資料應該是William Robert Broughton。根據克魯森斯坦的說法，他同意瑞典船長Gadd之調查，認為他的資料相對正確外，也指出Broughton的資料在緯度上是正確的——即使在緯度上最接近的應該是Aikman，因為克魯森斯坦覺得Broughton在天氣非常晴朗的時候通過福爾摩沙和七星岩。表1中幾位船長的資料，探討七星岩的位置和各船長的調查。克魯森斯坦在這一筆註記中花費相當多的篇幅在談論達林波的地圖和標示，他在意的是繪於1771年涉及福爾摩沙南端、巴士群島之地圖。雖然無法知曉克魯森斯坦參考哪一幅地圖，但若以收藏於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的《中國海圖》為例（參見圖2）。根據該館介紹，此圖為達林波於1770-1775年間繪製並贈予其法國友人，《中國海圖》中對於地理樣貌較少繪製，但針對水深資料、經緯度等都有所描寫，文字上利用法文、英文書寫。有關臺灣則主要聚焦在西南海岸，臺灣東部僅標示出Toloman、Jubamba兩處。該圖中，七星岩被標示於北緯21-22度之間，並且在上方特別註釋，是以Banguay〔按：非Banguay〕為觀測點，位於該地東方3度、或近4度的位置，符合克魯森斯坦所言。



其次，與達林波繪製地圖的時間相近，被克魯森斯坦列為重要參考對象者，則是1787年法國的探險家Jean-François de Galaup, comte de Lapérouse (1741-1788) 所留下的資料。La Pérouse在1785年離開法國後，穿越大西洋繞過荷恩角進入太平洋，即向北航行探索加利福尼亞、阿拉斯加等地，穿越太平洋，在1787年左右經過臺灣南端，船員記錄下當時臺灣正值林爽文事件，以及描寫蘭嶼的狀況。該船隊隨後向北調查朝鮮半島、東北亞、庫頁群島、堪察加半島等地，最後往南越過赤道，抵達南太平洋，並經澳大利亞等地，約1787、1788年左右抵索羅門群島，是最後知曉其音訊的地點。<sup>55</sup> 同樣在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的收藏中，也有一幅Jean-François de Galaup, comte de Lapérouse《1787年探勘中國與韃靼海域圖》的英文版，此圖是1798年以法文出版，隔年出版英文翻譯之版本。<sup>56</sup> 與達林波在標示七星岩相比，二者的經度約有大約半分的差距。

克魯森斯坦並贊同英國東印度公司的George Robertson Aikman (1760-1844) 於1791年所繪的地圖。他在英國歷史上的重要貢獻在於描繪探險新幾內亞和澳洲、紐西蘭等太平洋島嶼，不過他在1781-1805年間代表英國東印度公司前往中國數次，其中的紀錄包括有1788年出版的*Short account of a passage from China late in the seasons with charts and an account of the Strait of Allas*一書，以及他於1791年出版的*Memoir of a chart of the China Sea*；後者極可能就是克魯森斯坦所參閱的資料。<sup>57</sup> 本文參考1795年發行的第二版，發現當中記載了福爾摩沙南端的幾處地點，他在1762年10月23日的Vansittart號上，親眼觀察到距離20或22里格的福爾摩沙南岸，指出蘭嶼（22度6分0秒、121度42分00秒）距離臺灣本島約30哩左右。而七星岩則特別標示出「非常危險」（very dangerous），

<sup>55</sup> 龐維德 (Frédéric Laplanche) 著，徐麗松譯，《穿越福爾摩沙1630-1930：法國人眼中的臺灣印象》（新北：八旗文化出版社，2020年），頁105-111。

<sup>56</sup> 本件為Jean-François de Galaup, comte de Lapérouse〈1787年探勘中國與韃靼海域圖——圖1〉，藏於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參見Jean-François de Galaup, comte de Lapérouse, “Jean-François de Galaup, comte de Lapérouse〈1787年探勘中國與韃靼海域圖——圖1〉”，NMTM Collection, accessed November 21, <https://collections.nmth.gov.tw/CollectionContent.aspx?a=132&rno=2003.015.0077>.

<sup>57</sup> Rhys Richards, “The Easternmost Route to China and the Robertson Aikman Charts,” *The Great Circle*, Vol. 8, No. 1 (April 1986), pp. 54-67.

並稱此礁石位於從太平洋通往巴士群島北端的航道上。此礁石距離福爾摩沙南端（22度6分00秒、121度10分00秒）大約5或6里格，在晴朗天氣時也要距離3或4里格才會發現這個礁石，推測該礁石緯度大約在21度38分到45分之間；在最後的表格中則標示21度45分00秒與121度8分00秒。<sup>58</sup>

在克魯森斯坦的紀錄中，另一位被提到的則是前述英國皇家海軍的Broughton，他從澳門啟程，1794年前往日本和庫頁島的航行也曾經過臺灣，最後留下了*A Voyage of Discovery to the North Pacific Ocean, 1795-1798*這一本重要的航行紀錄。<sup>59</sup> 1807年的法文版中，留有一幅*Carte de L'ile Formose des Iles Madjiicosemah et Likeujo*地圖，描述1796-1797年於福爾摩沙、琉球等地的航行紀錄，發現從中國沿海航向福爾摩沙南端、穿越七星岩與福爾摩沙南端之間後，轉向蘭嶼與東海岸之間航向綠島的東方，後再直向北側靠近東海岸，再前往琉球（參見圖3）。<sup>60</sup> 這張圖中標示了七星岩位於約21度45分左右，而經度則是約120度45分。

---

<sup>58</sup> George Robertson, *Memoir of a Chart of the China Sea (including the Philippine, Mollucca, and Banda Islands, with part of the Coast of New Holland and New Guinea)*. Internet Archive, accessed January 1, 2024, [https://archive.org/details/bim\\_eighteenth-century\\_memoir-of-a-chart-of-the\\_robertson-george\\_1795/page/n3/mode/2up](https://archive.org/details/bim_eighteenth-century_memoir-of-a-chart-of-the_robertson-george_1795/page/n3/mode/2up), pp. 32-33, 77-78, 82. 其實克魯森坦所參照的資料似乎和Robertson的書籍略有出入。

<sup>59</sup> 廖大珂，〈甲午戰爭之前西方文獻有關釣魚島的記載〉，《文化雜誌》，第94期（2015年3月），頁147-184；該書為William Robert Broughton, *A Voyage of Discovery to the North Pacific Ocean, 1795-1798* (London: T. Cadell & W. Davies in the Strand, 1804).

<sup>60</sup> 這一幅圖非常體現當時蛤仔難在航線之外，並且不是知識建構的核心；相反地，這段時間也正是吳沙等人在蛤仔難逐步拓展的時間點。William Robert Broughton, *Voyage de découvertes dans la Partie Septentrionale de l'océan Pacifique, II*, Paris: Dentu, 1807, p. VI,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Open Collections, accessed December 20, 2023, <https://open.library.ubc.ca/collections/bcbooks/items/1.02240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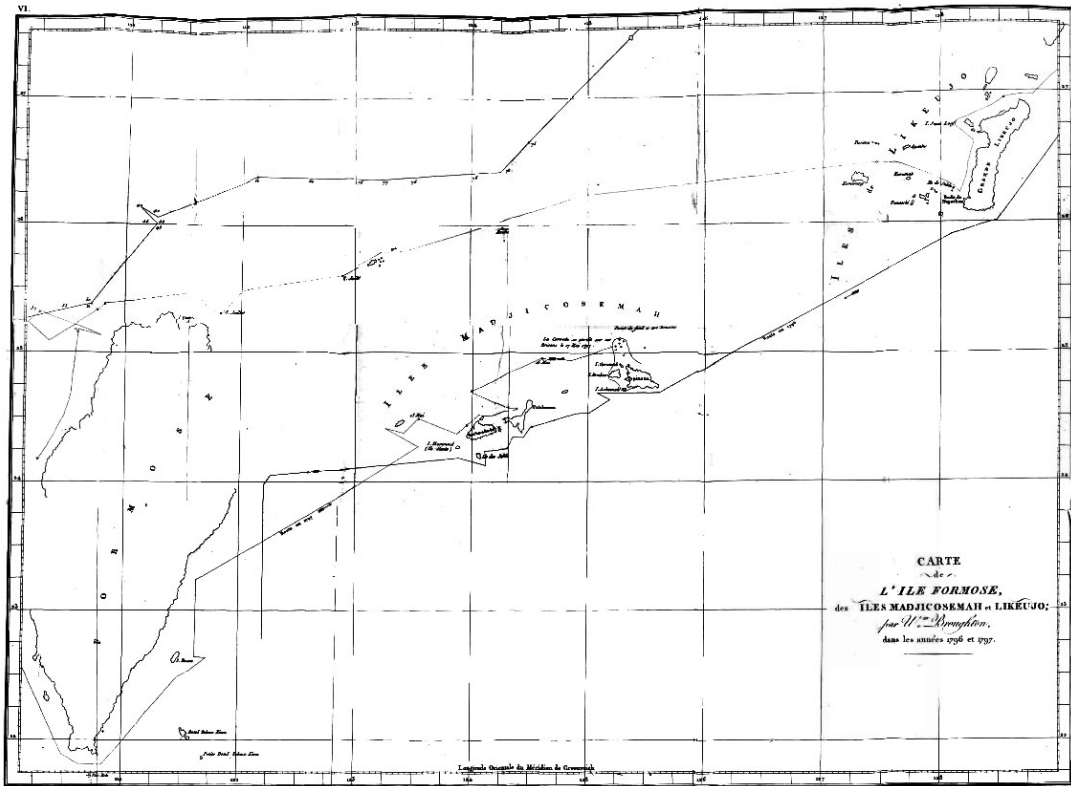


圖3、*Voyage de découvertes dans la Partie Septentrionale de l'océan Pacifique* 中  
Carte de L'ile Formose des Iles Madjicosemah et Likeujo地圖

資料來源：William Robert Broughton, *Voyage de découvertes dans la Partie Septentrionale de l'océan Pacifique, II*, Paris: Dentu, 1807, p. VI,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Open Collections, accessed December 20, 2023, <https://open.library.ubc.ca/collections/bcbooks/items/1.0224041>.

又同樣來自法國的探險家，晚於Lapérouse的Étienne Marchand（1755-1793）也被克魯森斯坦提到。他在1790-1792年之間進行了一次環球航程，旨在探索北太平洋地區與相關的毛皮貿易活動。<sup>61</sup> 雖然他在1793年去世，但他的航

<sup>61</sup> Charles Pierre Claret, "A Voyage Round the World, Performed During the Years 1790, 1791, and 1792, by Étienne Marchand,"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Open Collections, accessed December 31, 2023, <https://open.library.ubc.ca/collections/bcbooks/items/1.0364259>.

行資料*A Voyage Round the World 1790-1792*一書，由與他同行的探險家Charles P. C. Fleurieu (1738-1810) 完成並出版。法國國家圖書館典藏、出版在1800年的Étienne Marchand環球航行之地圖，上面標示著臺灣為「Formose ou Taú-Oan」，並在南方標示該船隊於1791年10月17日時抵達七星岩附近。<sup>62</sup>

根據該資料，1791年10月17日上午7點船隊抵達蘭嶼，該地距離福爾摩沙南端大約5里格。據此紀錄，他們稱七星岩是「非常危險的沙汕」(very dangerous shoal)，並稱此地為「從大洋通往巴士群島北側」(from the Great Ocean to the northward of the Bashee Islands)；隨後即在福爾摩沙南端等地進行測量和標示。同行的Chanal船長在觀測測量之後，即不同意1771年達林波的*Chart of the China Sea*、Lapérouse的1791年航行紀錄和地圖，以及George Robertson的*Table of Positions*等有關七星岩所記載的數據。經由重新測量，他們認為蘭嶼應該位於北緯22°3'、東經119°34'的位置。而七星岩應該在北緯21°45'和東經118°39'。<sup>63</sup>也就是Marchand與克魯森斯坦羅列過去的數筆資料，一方面回顧過去其他探險家對於這個海域的調查和認識，另一方面更需要陳述，並捍衛自己最新調查的正確性(參見表2)。

---

<sup>62</sup> 可參見Carte hydrographique des parties connues du globe entre le soixante-dixième parallèle au Nord et le soixantième au sud, pour servir au voyage autour du monde, fait en 1790, 1791 et 1792, Par le capitaine Etienne Marchand. Dressée, sous la Direction de l'Auteur, d'après les observations astronomiques地圖。該件藏於法國國家圖書館，可參見Beautemps-Beaupré, Charles-François, "Carte hydrographique des parties connues du globe entre le soixante-dixième parallèle au Nord et le soixantième au sud, pour servir au voyage autour du monde, fait en 1790, 1791 et 1792, Par le capitaine Etienne Marchand. Dressée, sous la Direction de l'Auteur, d'après les observations astronomique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accessed January 1, 2024, <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tv1b5970612v?rk=128756;0>.

<sup>63</sup> Charles Pierre Claret Fleurieu, "A Voyage Round the World, Performed During the Years 1790, 1791, and 1792, by Étienne Marchand,"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Open Collections, accessed December 31, 2023, <https://open.library.ubc.ca/collections/bcbooks/items/1.0364259>.

表2、*A Voyage Round the World 1790-1792*中各島嶼位置標示表

	大蘭嶼	小蘭嶼	福爾摩沙南端	七星岩
Dalrymple ( <i>Chart of the China Sea</i> )	N22°6'30", E119°30'00"	N22°7'00", E119°27'00"	N22°2'30", E118°34'00"	N21°48'00", E118°36'30"
Lapérouse	N21°57'00", E119°32'00"	N21°51'00", E119°37'00"	N22°2'00", E118°40'00"	N21°49'00", E118°52'00"
Chanal	N22°3'00", E119°34'00"	N21°57'00", E119°36'00"	N21°54'00", E118°40'00"	N21°45'00", E118°39'00"
George Robertson ( <i>Table of Positions</i> )	N22°6'00", E119°21'45"	-	N22°6'00", E118°49'45"	N21°45'00", E118°47'45"

說明：本表整理自 *A voyage round the world, performed during the years 1790, 1791, and 1792, by Étienne Marchand, preceded by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and illustrated by charts, etc. Vol 2, pp. 82-84.*

資料來源：Charles Pierre Claret Fleurieu, “*A voyage round the world, performed during the years 1790, 1791, and 1792, by Étienne Marchand,*”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Open Collections, accessed December 31, 2023, <https://open.library.ubc.ca/collections/bcbooks/items/1.0364259>.

最後，克魯森斯坦同樣贊同的Gadd，即Gabriel Gadd（1783-1844），其父親也是著名的瑞典航海家、軍官Anders Gadd（Andreas Gadd, 1725-1767），服務於瑞典東印度公司，曾經在1799-1801年率領Östergötland號和1802-1803年率領Prinsessan號前往廣東。<sup>64</sup> 雖然截至目前為止，有關Gadd的航行資料或地圖都未能查找到，他在克魯森斯坦隨後出版的地圖上扮演一角，是因為於1800年在蘭嶼附近發現了被稱為Reef Gadd的礁石。根據前述已可清晰地呈現在18世紀末期到19世紀初期，對於這一條通過蘭嶼、福爾摩沙南端、七星岩三處地點前往中國沿海的重要航行路線，長期使用東部航路的英國，更有法國、俄羅斯、瑞典等國家都已在太平洋地區進行調查，故除了實務的目的外，當然也有獲取知識爭勝的動機。

<sup>64</sup> Andréa Angela Kroon, “Masonic Networks, Material 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 The Participation of Dutch Freemasons in the Commercial and Cultural Exchange with Southeast Asia (1735-1853)” (Ph. D. dissertation, Leiden University, 2015), pp. 540, 561-562.

綜言之，克魯森斯坦的航行固然有其背後務實的層面，包括護送使團前往日本和大清，建立北太平洋通往澳門的貿易路線等。不過，在實際航行的過程中，根據克魯森斯坦的自述以及相關資料皆顯示，他帶著濃厚的競爭意識，想要證實 18 世紀以來西班牙、法國、英國有關太平洋——或是精確地說，福爾摩沙島、蘭嶼、巴士海峽、七星岩等地的水文調查的粗疏。克魯森斯坦通過自身的航行探查，比較過去的資料，展現他在這個知識競爭上有領導性的地位。

## 肆、1826 年福爾摩沙地圖與俄羅斯版本地名

克魯森斯坦航行仰賴過往的資料，糾正既有的地理知識。雖然 1806 年克魯森斯坦已返回俄羅斯，等到 1811 年後才將其環球旅行資料出版。據丁則良所言，1815-1822 年已經繪製出版，最晚於 1826 年完成地圖冊，克魯森斯坦繪製一系列分區地圖才一一出版。<sup>65</sup> 此地圖集採用地區分圖的形式編排，當中收有一幅福爾摩沙的地圖《福爾摩沙島與中國東南沿海地圖》（*Карта острова формозы и Юговосточного берега Китая*）。這幅地圖一方面得以理解當時俄羅斯帝國對於福爾摩沙之知識建構的內容，另一方面也認識克魯森斯坦對於福爾摩沙地名的辨識與詮釋方式。

克魯森斯坦描述其航行過程時，曾增加一條註腳，表示俄羅斯缺席於太平洋探險時期，英國的 James Burney 船長曾出版有關太平洋地區的資料；在其出航時，並不知曉這些書問世。<sup>66</sup> James Burney 曾參加庫克船長的第二、三次環

<sup>65</sup> 可參見俄羅斯國家圖書館之資料，Крузенштерн Иван Федорович, *Атлас Южного моря сочиненный контр адмиралом Крузенштерном. Часть 2. Северное полушарие Атлас Южного моря сочиненный флота капитан командором Крузенштерном. Часть 1. Южное полушарие Крузенштерн* (Atlas of the South Sea composed by Rear Admiral Krusenstern. Part 2. Northern Hemisphere Atlas of the South Sea, composed by fleet captain Commander Krusenstern. Part 1. Southern Hemisphere Krusenstern),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электронная библиотека, accessed December 26, 2023, [https://rusneb.ru/catalog/000200\\_000018\\_RU\\_NLR\\_DIGIT\\_9644/](https://rusneb.ru/catalog/000200_000018_RU_NLR_DIGIT_9644/).

<sup>66</sup> A. J. von Krusenstern, Richard Belgrave Hoppner trans., *Voyage Round the World, in the Years 1803, 1804, 1805, & 1806*, p. 270.

球航行，親眼見到庫克船長在夏威夷遇害。約在1803-1817年間，陸續編成出版了*A Chronological History of the Discoveries in the South Sea or Pacific Ocean*各卷。在序言中，Burney自言受惠於英國二位重要的水文調查師Aaron Arrowsmith和達林波的對談和相關資料，尤其是前者提供當時太平洋航行資料和現代地理知識。<sup>67</sup> 有趣的是，達林波的資料卻為克魯森斯坦反對，Arrowsmith的地圖也是克魯森斯坦航程中隨行攜帶，且期望修正的圖資之一。

Burney的東亞地圖中，畫出了包括臺灣、中國東部沿海、朝鮮南端、琉球、日本等地的地圖（參見圖4上半部）。圖4縮圖為Burney的地圖中臺灣部分的放大。他將此島標示為「Pekan or Formosa」，此書寫並不太意外，因為此書中有關西班牙人發現福爾摩沙的章節中，即提到福爾摩沙被當地人稱為Pekan，亦即Burney在地圖上仍延續了16世紀末期漢人對於臺灣島嶼的稱呼方式。<sup>68</sup> 圖名上，除有臺灣（Tayowan）外，還有雞籠（Kelong）、熱蘭遮（Zealand）二處，<sup>69</sup> 北方的北方三島排列成一直線（而非真實呈現三足鼎立的樣貌），其餘地區的外島則是小琉球（Lamay）、蘭嶼（Botol Tobago Xima）、綠島（Samzanans）、七星岩（Vele Rete Rocks）、澎湖（Panghou Islands）以及蘭嶼南端一處標示著Cumbrian Reef。<sup>70</sup> 整個臺灣，除了正中間畫有4座零星山丘的樣貌代表中央山脈，其中最南端的山丘，則註記為Table Mountain。

---

<sup>67</sup> James Burney, *A Chronological History of the Discoveries in the South Sea or Pacific Ocean Illustrated with Charts*, Volume 1 (London: Printed by Luke Hansard, 1803-1816), pp. ix-x.

<sup>68</sup> James Burney, *A Chronological History of the Discoveries in the South Sea or Pacific Ocean Illustrated with Charts*, Volume 2, p. 58.

<sup>69</sup> 經翻閱該書後，即發現Burney確實都是採取這樣的拼音方式，參見James Burney, *A Chronological History of the Discoveries in the South Sea or Pacific Ocean Illustrated with Charts*, Volume 3, p. 48.

<sup>70</sup> 此指紅頭嶼附近的暗礁，在至少1817年英國的海圖上已經有標示，參見Douglas Fix, 〈Charting Formosan Waters: British Surveys of Taiwan's Ports and Seas, 1817-1867〉, 《漢學研究》, 第32卷第2期（2014年6月）, 頁11-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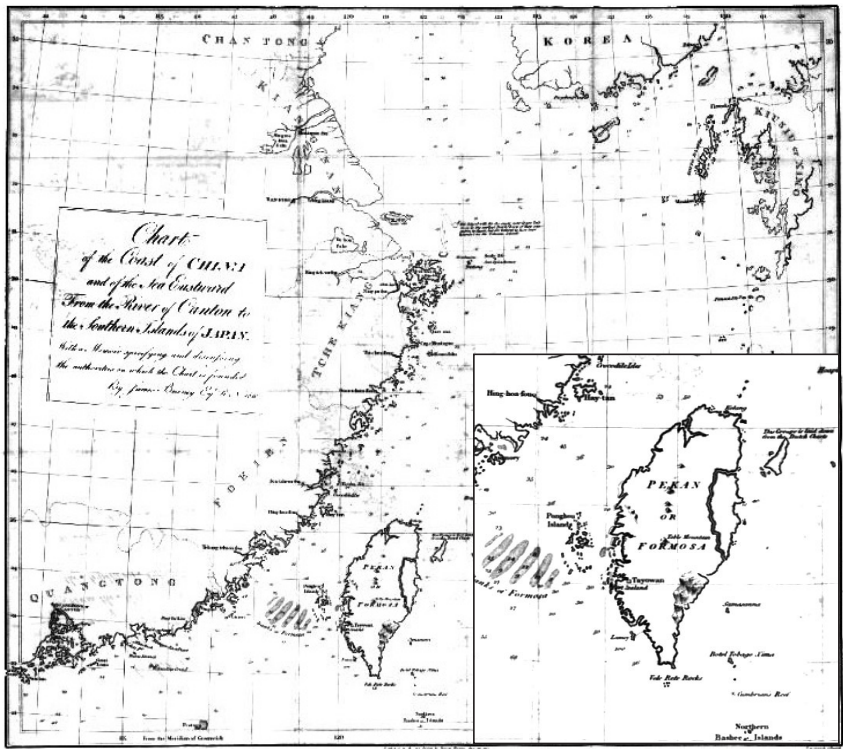


圖4、James Burney東亞地圖與福爾摩沙局部圖（1810年）

資料來源：James Burney, *A Chronological History of the Discoveries in the South Sea or Pacific Ocean Illustrated with Charts*, Volume 3, chart.

例如，此圖的東海岸有一條河流環繞、切割出了一個與陸地不銜接的區域。雖無任何標示和註記，但此區域或許是蛤仔難地區、西勢大溪切割出來的沙丘地帶，只是被不成比例的放大。這樣的狀況係承續自17、18世紀地圖繪製，例如現藏於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約在18世紀30年代Jacques Nicolas Bellin完成之〈福爾摩沙島與中國沿海局部圖〉就有這樣的繪製方式。<sup>71</sup> 此區域東北近海處有一處相對巨大的島嶼寫著「This Groupe is laid down from the Dutch Charts」；某種程度證實Burney有關福爾摩沙的資料大概是來自荷蘭。Burney的書中，資料收集豐富，涵蓋1810年以前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國、法國在太平洋地區의各種

<sup>71</sup> Jacques Nicolas Bellin 〈福爾摩沙島與中國沿海局部圖〉, NMYH Collections, accessed January 29, 2024, <https://collections.nmth.gov.tw/CollectionContent.aspx?a=132&rno=2004.004.0001>.

航行探險，將相關地圖編入該書或重新編繪，甚至有關民族誌和博物學的調查紀錄也都編入，確如克魯森斯坦所言，很可能是當時最重要且是有關太平洋區域的綜合性成果；不過，對於福爾摩沙的相關知識就不那麼尖端了。

1813年，當克魯森斯坦的書籍被翻譯成英文於倫敦出版時，隨書附上一幅 Daniel Friedrich Sotzmann (1754-1840) 在1811年俄文原版繪製的地圖 *Chart of the Southwest Part of the Great Ocean*；根據此書的標記，此圖乃是基於克魯森斯坦原書中的地圖繪製。從中可以發現，同樣在英國出版的這本書和地圖，已更新了1810年 Burney 的福爾摩沙之地形輪廓。此圖中的福爾摩沙島東北方特別突出，並且標示有 Kuqi I. (龜山島)、Quelon (雞籠)、Low I. (綠島)、蘭嶼 (I. Botol Tobago)、Vele Rete (七星岩) 等5處地名。或許會容易受到質疑的是，1813年這幅隨書附上的福爾摩沙島，呈現東北方特別突出的樣子，是否是 D.F. Sotzmann 重製的結果？筆者認為答案為非，相信很大程度上還原克魯森斯坦在航行結束後繪製地圖的樣貌。因為，1813年俄羅斯聖彼得堡也印製了《麥卡托世界地圖或總圖》(МЕРКАТОРСКАЯ КАРТА ВСЕГО СВѢТА или ГЕНЕРАЛЬНАЯ КАРТА)，其中就包含一幅克魯森斯坦環球旅行航線的詳實地圖。這一幅圖中，雖然臺灣的部分較不清楚，但是還隱約可見臺灣的外觀輪廓，這與 D.F. Sotzmann 所重製的地圖相當類似。<sup>72</sup> 另外，在1815年又被重製、1818年倫敦出版，但使用德文利用麥卡托投影法繪製的全球地圖上，也利用相似的樣貌。<sup>73</sup> 此圖中，在福爾摩沙 (Formosa) 周圍，僅有澎湖 (I. Pahoe)、Cumbrian Riff、巴士群島 (Bashee Ins) 3處地名，不過北方三島呈現三角形、綠島、蘭嶼的位置都有被繪製出來。最後，1818年克魯森斯坦的航行紀錄在米蘭出版為義大利文版本，也收錄了一幅重製的全球地圖，從各陸塊和島嶼的樣貌，會發現這幅圖與前述地圖已

<sup>72</sup> Ivan Fedorovich Krusenstern, “МЕРКАТОРСКАЯ КАРТА ВСЕГО СВѢТА или ГЕНЕРАЛЬНАЯ КАРТА,” Barry Lawrence Ruderman Antique Maps, accessed December 10, 2023, <https://www.raremaps.com/gallery/detail/14285/-krusenstern>.

<sup>73</sup> Ivan Fedorovich Krusenstern, “Allgemeine Welt Charte nach Mercators Projection entworfen von A. I. Krusenstern Captain Der Russischen Marine London 1815,” Barry Lawrence Ruderman Antique Maps, accessed January 8, 2024, <https://www.raremaps.com/gallery/detail/56168/allgemeine-welt-charte-nach-mercators-projection-entworfen-v-krusenstern>.

有不少差異，比如澳大利亞的形狀或是各地區經緯度等。<sup>74</sup> 且因該圖保存不佳，無法清楚地看到福爾摩沙島的輪廓，不過仍可以發現標示著七星岩的位置。即克魯森斯坦繪製的全球地圖被收錄他在1811年出版的資料。該書隨後被翻譯，連帶此圖也被重製，並傳遞至不同地區。相較於前一年James Burney的資料，在輪廓上已產生巨大的分歧。

除了世界地圖外，克魯森斯坦自1815年起，持續將過往航行調查的資料彙整並在聖彼得堡出版分區地圖合集。這些地圖某種程度上是克魯森斯坦的重要成果。今流傳最廣的克魯森斯坦之個人肖像畫被收錄於1856年的 *Memoir of the Celebrated Admiral Adam John De Krusenstern The First Russian Circumnavigator*，其手中展現其重要功績即一幅北海道地圖，係源自1826年由他親自撰寫的地圖集《船長克魯森斯坦司令編繪南海地圖集》（*Атлас Южного моря сочиненный флота капитан командором Крузенштерном*）。<sup>75</sup> 然而必須先釐清的是，根據丁則良的說法，該地圖集於1815-1822年間，雖然各幅各自標註了出版時間，但是據目前俄羅斯收藏的地圖集所標示的出版時間則是1823年。<sup>76</sup> 合理的解釋是，目前這批地圖是克魯森斯坦在完成他的航行紀錄後，於1815-1822年開始繪圖並完成（也可解釋為何沒有被收錄在1811年的書中），於1823年後陸續出版。因此，應理解這些資料係1823年以前的資訊。

---

<sup>74</sup> “Russia led Voyages of Ivan Krusenstern Fedorovich Pacific Ocean Science Map,” *Viaggio Intorno Al Mondo Fatto Negli Anni 1803-4-5 E 1806 D’ordine Di Sua Maesta’ Imperiale Alessandro Primo su I Vascelli La Nadeshda e La Neva Sotto Il Comando Del Capitano Della Marina Imperiale A.G. Di Krusenstern* (Milano: Dalla Tipografia Di Giambattista Sonzocno, 1818), Schilb Antiquarian, accessed January 8, 2024, <https://www.schilbantiquarian.com/product/1818-russia-led-voyages-of-ivan-krusenstern-fedorovich-pacific-ocean-science-map>. 另外，1815年，由蘇格蘭裔製圖師John Thomson所畫的 *Map of China and Taiwan (Formosa)* 中，同樣展現了一樣的輪廓。“1815 Thomson Map of China and Taiwan (Formosa),” Geographicus Rare Antique, accessed February 7, 2024, <https://www.geographicus.com/P/AntiqueMap/China-thomson-1815>.

<sup>75</sup> John Ross. “Карта острова МАТЗуМАІЯ НАН ЕССО,”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accessed December 28, 2023, <https://tile.loc.gov/image-services/iiif/service:gdc:gdclc:cn:20:18:69:38:16:2018693816:0031/full/pct:25/0/default.jpg>.

<sup>76</sup> “Атлас Южного моря сочиненный флота капитан командором Крузенштерном,” Российская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библиотека (РНБ), accessed February 2, 2024, [https://rusneb.ru/catalog/000200\\_000018\\_RU\\_NLR\\_DIGIT\\_9623/](https://rusneb.ru/catalog/000200_000018_RU_NLR_DIGIT_9623/).

該地圖集中福爾摩沙的部分，與前述幾幅世界地圖中的福爾摩沙，在外型上略有出入。北部除了有基隆嶼外，更北方畫有呈現三角形的3座島嶼，但未標示地名；應該就是所謂的北方三島。此圖上將山脈繪製出來，並且標寫一些河流。圖中可明顯看到在東岸、南端兩處，分別畫有圓形、等高線樣貌的山勢，或許呼應當時克魯森斯坦在蘭嶼附近停靠時所測量距離所利用之基準，因而會有較為細緻的描寫。以形狀而言，東臺灣的蛤仔難地區被過度放大，蘇澳灣樣貌的港灣位於在北緯24度，被註名為東方岬；西臺灣幾處內海區域也被拉長放大，例如內海區域最北端笨港溪（Pon-kano）與蘇澳灣緯度相仿。換言之，克魯森斯坦描寫了臺灣沿岸幾處重要的靠岸點，包括東海岸諸地等皆被納入其知識範疇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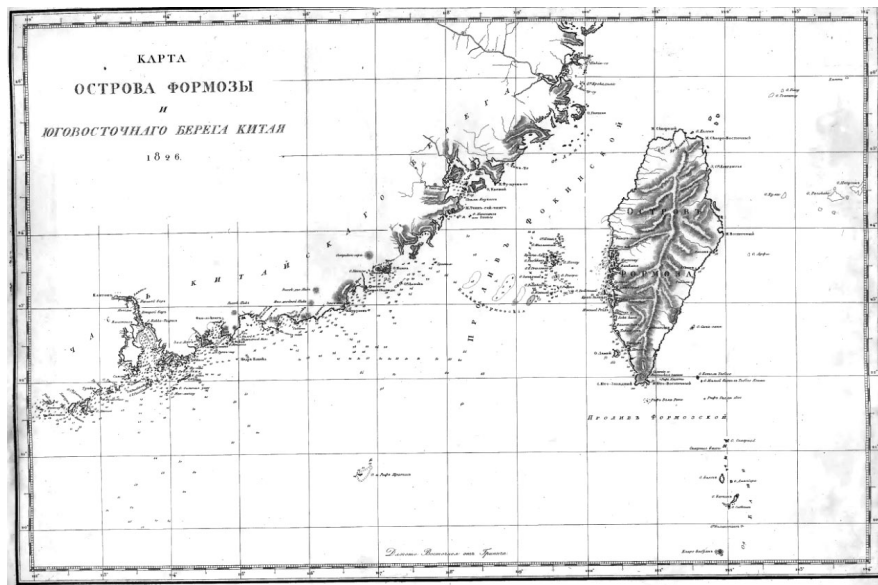


圖5、1826年《福爾摩沙島與中國東南沿海地圖》

(*Карта острова формозы и Юговосточного берега Китая*)

說明：此圖原收錄於《船長克魯森斯坦司令編繪南海地圖集》（*Атлас Южного моря сочиненный флота капитан командором Крузенштерном*）。

資料來源：Карта острова формозы и Юговосточного берега Китая, “Атлас Южного моря сочиненный флота капитан командором Крузенштерном,”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accessed May 25, 2023, <https://www.loc.gov/item/2018693849/>.

圖5所呈現另一重要的資訊是福爾摩沙島及其周邊地區的地名。地名命名或使用展現在地或外地人對於某一地點不同目的的認識，有意思的是，命名者和居

住在地者若為不同群體，因不同需求，命名方式往往有所差異；例如荷蘭統治時期曾使用的紀念性地名，但最終並未被地方社會所接受使用。<sup>77</sup> 以臺灣地名而言，曾有葡萄牙、荷蘭、西班牙、日本、原住民語、漢文等文獻對於不同地區進行命名。<sup>78</sup> 也就是說，命名者為何要用某一個名詞命名，即反映著某種需求或目的。克魯森斯坦的地圖中，用俄文標示福爾摩沙地名，以下將探討福爾摩沙島及其周圍區域，分成澎湖、北與東臺灣海岸、西臺灣海岸、南臺灣海岸、巴士海峽等5區作介紹，並提供每區俄文、原文和中文地名等資料作對照。

據表3和圖6，克魯森斯坦在澎湖地區標示12處地名。除了澎湖島和O. Восьолный（發音類似東西吉）採取音譯外，其餘島嶼多是形容詞。並且標示西島、南島、東島3處地點，象徵著澎湖區域的3處端點。雖然19世紀來臺灣傳教的甘為霖（William Campbell, 1841-1921）在《素描福爾摩沙》一書中，稱他雇用船隻前往吉貝嶼（Kiat-poe-su），指出在海軍地圖上稱此島為鳥嶼（Bird Island），此處以北船難頻發。<sup>79</sup> 不過，根據此圖，稱鳥嶼應是較吉貝嶼更北的目斗嶼或鄰近處，而吉貝嶼則應該是O. Nizmennyi而非O. Ptits（鳥島）。此圖中有不少島嶼的標示一如過往，例如虎井嶼稱為桌島、西嶼稱作漁翁島（漁民島）；另外也有依照島嶼狀況描述的西嶼坪、東嶼坪的珊瑚礁島；也有依照地形特點和方位的西島、南島、高島等。最有趣的是，一處被稱為地獄之門（Vrata Ada）的地點，即位於西嶼北側，係今日跨海大橋橫跨的水道，至少在18世紀50年代阿姆斯特丹出版的Johannes van Keulen《澎湖島海圖》上就曾寫著het helle gat。<sup>80</sup> 由此可知，澎湖地區的地名並非源自俄羅斯，係引用參考自之前英國、荷蘭等曾經位於澎湖的調查資訊。

<sup>77</sup> 康培德，〈荷蘭東印度公司在臺灣的紀念性地名〉，《成大歷史學報》，第55號（2018年12月），頁1-21。

<sup>78</sup> 這樣有關地名學的研究，可參見翁佳音、曹銘宗，《大灣大員福爾摩沙：從葡萄牙航海日誌、荷西地圖、清日文獻，尋找臺灣地名真相》（臺北：貓頭鷹出版社，2016年），頁12-15；簡宏逸，〈從古契字論臺灣地名表記的傳統規範機制〉，《臺灣語文研究》，第8卷第1期（2013年3月），頁17-39。

<sup>79</sup> 甘為霖（William Campbell）著，林弘宣、許雅琦、陳珮馨譯，阮宗興校註，《素描福爾摩沙：甘為霖臺灣筆記》（臺北：前衛出版社，2009年），頁168。

<sup>80</sup> Johannes van Keulen, “Johannes van Keulen 《澎湖島海圖》,” NMTH Collections, accessed January 29, 2024, <https://collections.nmth.gov.tw/CollectionContent.aspx?a=132&no=2003.015.0050>.

表3、1826年福爾摩沙島與中國東南沿海地圖澎湖區地名表

編號	俄文地名	中文地名	現今地名	備註
1	О. Птиц	鳥島	目斗嶼	
2	О. Низменный	卑微的島	吉貝嶼	
3	Врата Ада	地獄之門	-	
4	О. Рыбаков	漁民島	西嶼	
5	О. Б. Столовой	桌島	虎井嶼	即Table mountain
6	О. Западный	西島	花嶼	
7	О. Высокой	高島	草嶼	
8	О. Южный	南島	七美島	
9	О. Понгу	澎湖島	馬公	發音為Peng-gu
10	О. Ровера	希望島	望安島	
11	О. Рифов	珊瑚礁島	西嶼坪、東嶼坪	
12	О. Восьолный	東島	東吉島、西吉島	

說明：圖中的O.意味著俄文中的Остров，即島嶼（island）之意。

資料來源：《福爾摩沙島與中國東南沿海地圖》（Карта острова формозы и Юговосточного берега Кита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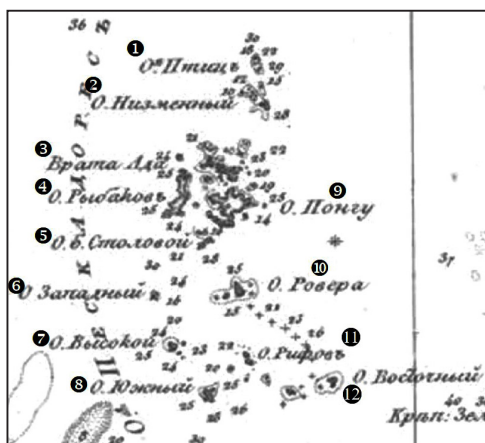


圖6、1826年地圖中澎湖地區地名圖

說明：本圖經裁切再製。

資料來源：《福爾摩沙島與中國東南沿海地圖》（Карта острова формозы и Юговосточного берега Китая）

其次，以西海岸最北端的Favorolang（Фаворь-ланг，華武壠）以南，直到小琉球附近視為西海岸，<sup>81</sup> 呈現於表4和圖7中。此區域主要聚焦在3大內海，在Favorolang以北直到淡水河，未註記任何地名。西海岸地名採取音譯，實際上克魯森斯坦完全沒接觸西海岸，此圖中的圖資理當來自其他資訊拼湊而成。此外，有兩點值得一提，首先克魯森斯坦這幅地圖中，一般以圓圈象徵聚落位置；不過，除了相對南部的枋寮（Понглие）外，西半部海岸並沒有其他代表聚落地點的圓圈。其次，相較於以下會提及克魯森斯坦的地圖中，在東海岸、北海岸、福爾摩沙南端等皆標示著北岬、東岬等作為島嶼方位和端點，但西海岸卻沒有這類型的標註。

<sup>81</sup> 雖然吳國聖曾經就荷蘭文史料中探索華武壠的位置，但此處並非筆者所欲探討的地點。參見吳國聖，〈十七世紀臺灣Favorlang人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

表4、1826年地圖中臺灣西海岸地名表

編號	俄文地名	羅馬拼音	中文地名	備註
1	Фаворь-лангь	Favor'-lang'	華武壠	Favorolang
2	Р. Понь-кано	R. Pon-kano	笨港溪	
3	Маттау	Mattau	麻豆	
4	Ванкань	Vankan'	蚊港	
5	Сулангь	Sulang'	蕭壠	
6	Цинь-кань	Tsin-Kan'	新港	
7	Таловань	Talovan'	臺灣	
8	Р. Пресная	R. Presnaya	淡水河	二層行溪 Пресная即淡水之意
9	Иокь Кань	Iok' Kan'	堯港	
10	Ванть- Камь	Vant'-кам'	萬丹	
11	Такэсй-ань	Takesi-an'	打鼓山	
12	Тамсурь	Tamsur	淡水	
13	Понглие	Ponglie	枋寮	
14	О. Ламай	O. Lamai	小琉球	即Lamay島
15	Крып Зеландь	Kryp Zeland'	熱蘭遮堡	即熱蘭遮城
16	Южный Рейдь	Iuzhnyi Reid'	南方水道	

說明：圖中的P.意味著Река，即為河流（river）。

資料來源：《福爾摩沙島與中國東南沿海地局部圖》（Карта острова формозы и Юговосточного берега Кита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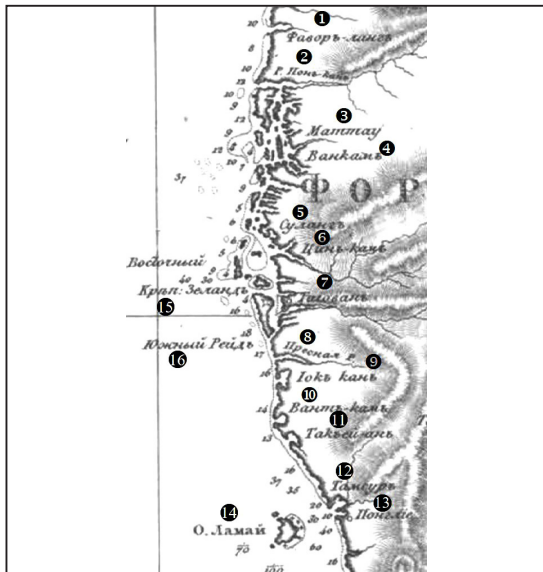


圖7、1826年地圖中臺灣西海岸地名圖

說明：本圖經裁切再製。

資料來源：《福爾摩沙島與中國東南沿海地局部圖》（Карта острова формозы и Юговосточного берега Китая）

表5和圖8將福爾摩沙北部和東部一起作介紹，會發現圖中包含淡水河和基隆河出海口處，計有8處象徵聚落的圓圈。首先，地圖上標示名為豎琴島的地點，按照位置可能指當時仍存在的龜卵島，該島的命名方式，截至目前為止，似乎未在其他地圖中有如此命名的方式；考量到克魯森斯坦航行時，確實從東向蘭嶼和東海岸中間穿行，或許途經該處。一如前述，東海岸標示北、東北、東方等岬角，意味著此海圖對福爾摩沙島北、東海岸端點的認識。另外尚有Данань、Ловань、Тавали、Таттанангерь等4處，分別對應大南澳、（哆）羅滿、太麻里和貓籠逸等4處地名。

表5、1826年地圖中臺灣北、東海岸與鄰近區地名表

編號	俄文地名	羅馬拼音	中文地名	現今地點
1	М. Северный	M. Severnyi	北方岬	富貴角
2	К. Тамзуй	K. Tamzui	淡水堡	-
3	Кр. Келонь	Kr. Kelon'	雞籠堡	-
4	О. Келонь	O. Kelon'	雞籠嶼	-
5	М.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ый	M. Severo-Voschoxnyi	東北岬	鼻頭角
6	З. С. Лаврения	Z. S. Lavria	聖拉夫里亞灣	三貂
7	О. Куми	O. Kumi	龜島	龜山島
8	О. Арфы	O. Arfy	豎琴島	龜卵島
9	Данань	Danan'	大南澳	-
10	Ловань	Lovan'	羅滿	-
11	Тавали	Tavali	太麻里	-
12	Таттанангерь	Tattananger'	貓籠逸	即Talanger
13	О. Сама-сана	O. Sama-sana	綠島	即Cama casa島
14	М. Восточный	M. Vostochnyi	東方岬	蘇澳灣

說明：圖中俄文中М.即是Мыс 意味著岬角（cape）。

資料來源：《福爾摩沙島與中國東南沿海地圖》（Карта острова формозы и Юговосточного берега Кита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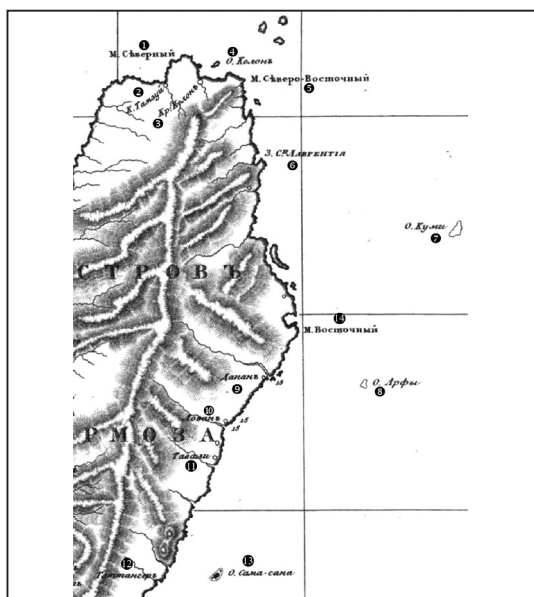


圖8、1826年地圖中臺灣北、東海岸與鄰近區地名圖

說明：本圖經裁切再製。

資料來源：《福爾摩沙島與中國東南沿海地圖》（Карта острова формозы и Юговосточного берега Китая）

表6和圖9所呈現的福爾摩沙南端也與東海岸類似，例如出現東南岬、西南岬，意味著對整座島嶼端點認識。蘭嶼、小蘭嶼、七星岩都和綠島一樣，皆循當年的翻譯。另外，也標示出1800年瑞典Gadd船長發現的Rif Gatta，以及Rif Dshchdsmy暗礁的位置。

表6、1826年地圖中臺灣南海岸與鄰近區地名表

編號	俄文地名	羅馬拼音	中文地名	備註
1	О. Ботоль Табаго	O. Botol Tabago	蘭嶼	
2	О. Малый Ботоль Табаго Кейма	O. Malyi Botol Tabago Keima	小蘭嶼	
3	М. Юго-Восточный	M. Iugo-Vostochnyi	東南岬	
4	М. Юго-Западный	M. Iugo-Zapadnyi	西南岬	
5	Рифь Гадда 1800	Rif Gatta 1800	加塔礁	
6	Рифь Вела Рете	Rif Vela Rete	七星礁	
7	Рифь Дшесмы	Rif' Dshchdsmy	德什赫德斯米礁	
8	Селение и Маленькая гавань	Selenie i Malen'kaia gavan'	村莊和小港口	Selenie 村莊 Malen'kaia 小的 Gavan 港口

資料來源：《福爾摩沙島與中國東南沿海地圖》（Карта острова формозы и Юговосточного берега Китая）

表7和圖10顯示出有關巴士海峽的地名命名知識的承續。正如李毓中的研究中所言，西班牙人在16-17世紀初期嘗稱巴士群島為Los Babuyanes（巴布揚群島）；荷蘭人在大約1640-1650年代以Vijf Eijlanden（五島）稱之；直到英國航海家William Dampier在1687年抵達後，才開始使用Organe、Graston、Monmouth、Goat、

Bashee等稱呼這5座島嶼。根據俄羅斯地圖上的資料，這揉雜英國的Bashee，但又不使用例如Goat、Monmouth等，使用了例如Babuian（即西班牙人的Los Babuyanes）。<sup>82</sup> 此外，北方島和北方巴士的標記如同福爾摩沙東、南海岸的狀況一樣，展現出對此一區域端點的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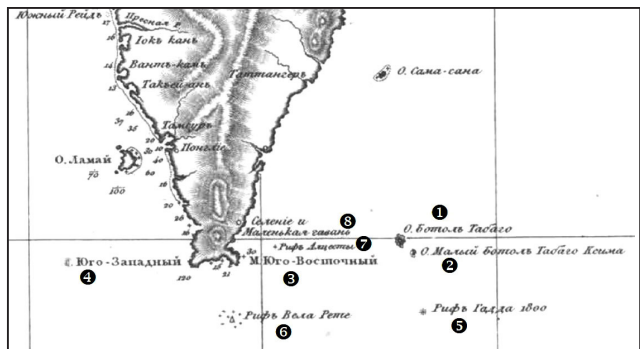


圖9、1826年地圖中臺灣南海岸與鄰近區地名圖

說明：本圖經裁切再製。

資料來源：筆者再製《福爾摩沙島與中國東南沿海地圖》（Карта острова формозы и Юговосточного берега Китая）

<sup>82</sup> 李毓中，〈從臺灣的鄰島到鄰國：西方古地圖中的「巴丹（Batan）」島與「巴士（Bashe）」海峽名稱考〉，《歷史臺灣》，第6期（2013年11月），頁38-43。

表7、1826年地圖中巴士海峽、群島與鄰近區地名表

編號	俄文地名	羅馬拼音	中文地名	備註
1	О. Северный	O. Severnyi	北方島	
2	Северные Башы	Severnyi Bashi	北方巴士	
3	О. Баять	O. Baiat'	伊巴雅特島	
4	О. Дампиера	O. Dampiera	丹皮耶拉島	
5	О. Батань	O. Batan'	巴丹島	
6	О. Сабтангъ	O. Sabtang'	沙坦島	
7	О. Балингтангъ	O. Balingtang'	巴林坦島	
8	Кларо Бабуянь	Klaro Babuian'	巴布延堡	
9	О. БАШИ	O. Bashi	巴士群島	

資料來源：《福爾摩沙島與中國東南沿海地圖》（Карта острова формозы и Юговосточного берега Кита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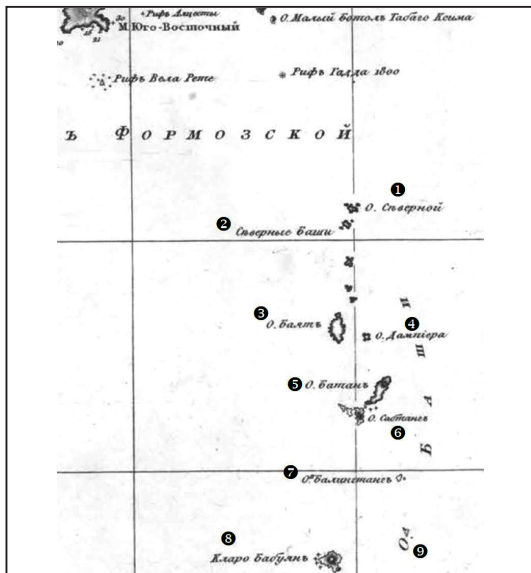


圖10、1826年地圖中巴士海峽、群島與鄰近區地名圖

說明：本圖經裁切再製。

資料來源：《福爾摩沙島與中國東南沿海地圖》（Карта острова формозы и Юговосточного берега Китая）

地圖上標示四方岬角為當年歐洲地圖繪製的常見現象，例如法國製圖師Pierre M. Lapie（1777-1850）約在1827-1829年繪製出版的*Océanie ou Australasie et Polynesie*中，福爾摩沙（Is. Formose）上就有東北岬（C. N. Est）、東岬（C. Est）、南端（Pt. Sud）3處。<sup>83</sup> 這些繪製方式很可能來自或延續1809年Lapie繪製、1812年出版的〈中華東部與日本圖 Carte des îles Formose: Madjicosemah et Lieu-Kieu, avec une partie de la Chine, des Philippines et du Japon〉。該圖無論在輪廓、山脈畫法等皆與克魯森斯坦的圖類似。在地名紀錄上，Lapie地圖的地名部分較克魯森斯坦的圖來得多。不過，仔細參照會發現二者有些微差

<sup>83</sup> Pierre M. Lapie, "Océanie ou Australasie et Polynesie,"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accessed May 6, 2024, <https://catalogue.nla.gov.au/catalog/1162721>.

異，例如Lapie的地圖中並無水文調查、水深等數據；又所標示西北岬的位置不同、福爾摩沙南端Lapie僅標示南端，但克魯森斯坦卻註記東南與西南岬；又克魯森斯坦地圖上也標示了如加塔礁等，後來才被發現的島礁。這樣的繪製差異顯露了一種可能性，即克魯森斯坦繪製地圖時應曾參考Lapie的地圖，不過添加了其航經福爾摩沙周圍時的親身經驗和紀錄。



圖11、1809年Pierre Lapie《中華東部與日本圖》

資料來源：Pierre Lapie, “Carte des iles Formose, madjicosemah et Lieu-kieu, avec une partie de la Chine, des Philippines et du Japon,” NMTH Collections, accessed May 6, 2024, <https://collections.nmth.gov.tw/CollectionContent.aspx?a=132&rno=2003.015.0081>.

具體來說，地名是理解某一區域空間的認識方式之一，過去對於臺灣歷史上地名的討論大多聚焦在荷蘭、西班牙、閩南語、原住民語言的命名上。1826年出版的地圖集中，除用俄羅斯文音譯已普遍使用的地名外，也有純粹運用俄羅斯文稱呼福爾摩沙與周圍地名的現象。根據時人所述，克魯森斯坦的地圖集及他對各海域的水文調查對地理學有重要貢獻，最後出版成各種語文，並在歐洲各國

引起關注，進一步促進俄羅斯帝國在堪察加半島的行政制度改革，亦促進日後的科學探索。<sup>84</sup> 本節從俄羅斯對臺灣地名的命名，除展現另一種地名系統，也從中透露當年該國對臺灣周邊的空間理解和需求，另外則是克魯森斯坦涵攝既有的知識，並融鑄他的航行調查而成。

## 伍、知識流變與傳遞交流

此地圖集是克魯森斯坦於1815-1822年繪圖完成，於1823年之後陸續出版。目前所能見到的福爾摩沙地圖上標註為1826年出版，並非是在這一年才完成；克魯森斯坦融合其航行紀錄和Lapie圖資繪製該圖之外，是否還有受到其他的資訊影響？又其地圖出版後對於歐洲遠東海域製圖產生何種衝擊呢？筆者擬從收錄於史丹佛大學的兩幅英國東印度公司水文師詹姆斯·豪斯伯格（James Horsburgh, 1762-1836）所出版的地圖進行比對。他自1823年起出版的*China Sea Sheet II*，目前我們可以發現3種版本。游博清針對豪斯伯格傳奇的一生、作為英國東印度公司聘僱水文師，繪製中國海域地圖的歷史，已經有過詳細的探討；其中，分析1806年出版的*China Sea Sheet*和*Eastern Passage to China*兩幅水文海圖時，他寫道：「（前者）該圖被同時期俄國環遊世界的航海家讚譽為航行中國和馬六甲等海域最準確的地圖之一。」<sup>85</sup> 實際上，克魯森斯坦是直到返回出版航行紀錄後，才參

<sup>84</sup> 此外，根據1856年在倫敦出版的克魯森斯坦的傳記之英譯本，他留下了至少26種航行與科學調查資料以及34種地圖，其中第26號地圖就是本文所分析的福爾摩沙地圖；參見John Ross, *Memoir of the Celebrated Admiral Adam John De Krusenstern the First Russian Circumnavigator* (London: Longmans Green, Brown, and Longmans, 1856), pp. 25-32, 45-48, 64-66.

<sup>85</sup> 游博清，〈豪斯伯格（James Horsburgh）與英國對華及周邊海域水文認知（1797-1836）〉，收入劉序楓主編，《亞洲海域間的信息傳遞與相互認識》（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17年），頁451。該段原文為“The chart published by Captain Horsburgh in 1806 of the Chinese sea and the straits of Malacca, and which may be considered as the result of his long experience and observation, is undoubtedly the most correct one of these parts. Great improvements may likewise be expected from Captain Mac Intosh of the charts of these seas; but as his duty still detains him in India, he very willingly communicates his observations to those whom he imagines will derive any advantage from them. I have myself received a very important collection of astronomical points in the Indian and Chinese seas from

考豪斯伯格的作品，因為他在航行期間並無機會閱讀此時才出版的地圖，否則不會在他書中增加註腳，並稱：「根據豪斯伯格船長的新中國海地圖」（according to Captain Horsburgh's new chart of the Chinese sea），此處當指1806年第一版本的*China Sea Sheet*。<sup>86</sup>

首先，無論是1806年*China Sea Sheet*，或1815年*China Sea Sheet I*上皆未觸及福爾摩沙地區；即便豪斯伯格在1810年前後探查福爾摩沙西部與南部海域，但將這區塊納入他的*China Sea Sheet*，須到1823年出版第二版時才告實現；而他一生中，最後一份出版的重要地圖是1835年的*The Chart of the East Coast of China*。<sup>87</sup> 因此，以下將考察這兩組地圖，藉以釐清這些地圖與克魯森斯坦地圖之間的異同。

首先，必須先考察1823年出版的*China Sea Sheet II*。根據目前蒐集到的資料，1823年初版的*China Sea Sheet II*是目前可以覓得的最早版本，還有豪斯伯格去世後，分別在1842、1848、1850等年的修正版，共4種版本。1823、1842及1848年版的福爾摩沙東海岸地名紀錄上，皆標示出Danan、Lowan、Tawaly、Tattanger、Matfaer、Village and small Harbour。<sup>88</sup> 1850年的版本，不僅未

---

him, principally resting on his own observations, although several of them were made by other English navigators, who are distinguished for their accuracy.” 因此可發現：克魯森斯坦同樣推崇其他英國船長有關中國海和印度洋的水文調查；參見A. J. von Krusenstern, Richard Belgrave Hoppner trans., *Voyage Round the World, in the Years 1803, 1804, 1805, & 1806*, p. 365.

<sup>86</sup> A. J. von Krusenstern, Richard Belgrave Hoppner trans., *Voyage Round the World, in the Years 1803, 1804, 1805, & 1806*, p. 364.

<sup>87</sup> 游博清，〈豪斯伯格（James Horsburgh）與英國對華及周邊海域水文認知（1797-1836）〉，收入劉序楓主編，《亞洲海域間的信息傳遞與相互認識》，頁444。

<sup>88</sup> James Horsburgh, “China Sea Sheet II 1823 (Hong Kong, Taiwan, Philippines, etc.),” Barry Lawrence Ruderman Antique Maps, accessed February 10, 2024, <https://www.raremaps.com/gallery/detail/60528op/china-sea-sheet-ii-1823-hong-kong-taiwan-philippi-horsburgh>. James Horsburgh, “China Sea Sheet II 1842 (Hong Kong, Taiwan, Philippines, etc.),” Barry Lawrence Ruderman Antique Maps, accessed February 10, 2024, <https://www.raremaps.com/gallery/detail/29236/china-sea-sheet-ii-1823-additions-to-1842-hong-horsburgh>. James Horsburgh, “China Sea Sheet II 1823 Additions to 1848 (Hong Kong, Taiwan, Philippines, etc.),” Barry Lawrence Ruderman Antique Maps, accessed February 10, 2024, <https://www.raremaps.com/gallery/detail/41454dc/china-sea-sheet-ii-1823-additions-to-1848-hong-horsburgh>.

標示這些地名，東、西海岸還增加新地名，東海岸有Black Rock Bay、Many villages、Double Peak、village等處。<sup>89</sup> 也就是說，對於英國較為耳熟能詳的如Black Rock Bay，直到1850年版才完全進行修改，並在1850年版上有新的地圖輪廓與水文調查數據，尤其在東海岸區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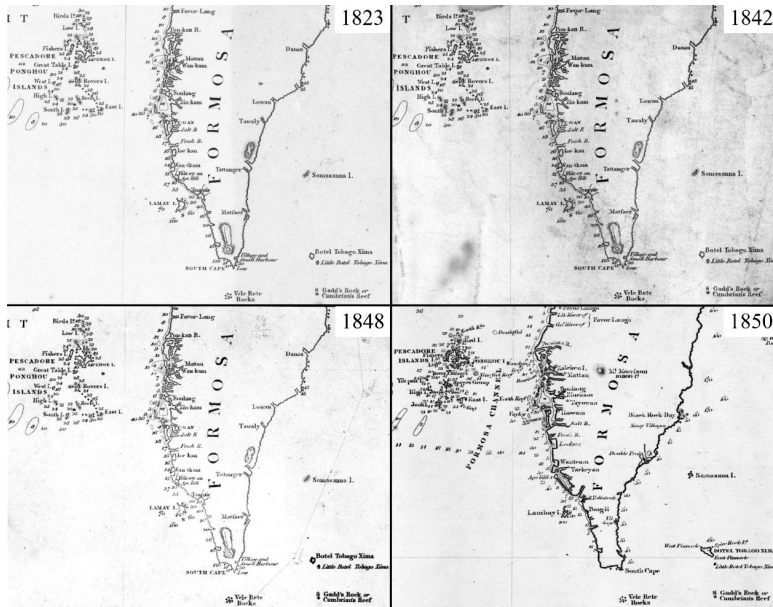


圖12、China Sea Sheet II 在1823、1842、1848、1850年版局部比較圖

資料來源：James Horsburgh, “China Sea Sheet II 1823 (Hong Kong, Taiwan, Philippines, etc.,” Reproduced by Historic Pictoric Store. James Horsburgh, “China Sea Sheet II 1842 (Hong Kong, Taiwan, Philippines, etc.,” Stanford University Libraries, accessed October 21, 2024, <https://searchworks.stanford.edu/view/cb688fm6035>. James Horsburgh, “China Sea Sheet II 1823 Additions to 1848 (Hong Kong, Taiwan, Philippines, etc.,” Stanford University Libraries, accessed October 21, 2024, <https://searchworks.stanford.edu/view/df535xd5884>. James Horsburgh, “China Sea Sheet II 1850 (Hong Kong, Taiwan, Philippines, etc.,” Library of Congress, accessed October 21, 2024, <https://www.loc.gov/resource/g7822c.ct005435/?r=0.102,0.561,0.258,0.181,0>.

<sup>89</sup> James Horsburgh, “China Sea Sheet II 1850 (Hong Kong, Taiwan, Philippines, etc.,” Barry Lawrence Ruderman Antique Maps, accessed February 10, 2024, <https://www.raremaps.com/gallery/detail/50158/china-sea-sheet-ii-1823-additions-to-1850-hong-horsburgh>.

誠然，若不考慮克魯森斯坦的資料完成於丁則良所稱之1822年，又本文分析出版於1826年的福爾摩沙地圖作為時間定位，至少晚了豪斯伯格的*China Sea Sheet II*的地圖出版3年。由於雙方皆有互相徵引的現象，除前述克魯森斯坦曾稱引用豪斯伯格的資料外；在豪斯伯格的*The India Directory*也曾引用克魯森斯坦的調查紀錄，如The Cape de Verde Islands的調查中，曾引用克魯森斯坦和同行的Lisiansky船長有關此群島北端調查的數據，進而列舉他自身新的觀察數據，並糾正克魯森斯坦等人的調查。<sup>90</sup> 若稍加比較，即使二幅地圖上的資訊高度雷同，例如水深數據幾乎完全一致，仍難以理解二者的傳承關係。倘將1823年豪斯伯格的*China Sea Sheet II*與1826年克魯森斯坦的福爾摩沙地圖進行比對，會發現二者除了福爾摩沙的輪廓不同外，還有幾處明顯的差異。首先，克魯森斯坦地圖中的東海岸並沒有Matfaer，不過在Matfaer處的位置，克魯森斯坦的地圖上有畫一個象徵聚落的圓圈。在*China Sea Sheet II*上的Tawaly之位置，在克魯森斯坦地圖上則寫著Tavali。其次，以福爾摩沙南端為例，*China Sea Sheet II*寫著South Cape和Low 兩處地名，但是克魯森斯坦地圖上則是分別標示西南角、東南角。此外，克魯森斯坦地圖上標示有Rif' Dshchdsmy，而*China Sea Sheet II*上則沒有標註。有關Rock Gadd，克魯森斯坦地圖上標寫的是發現時間1800年，但是*China Sea Sheet II*卻是標示著此礁石的另一個名稱Cumbrian's Reef。再次，在西海岸方面，克魯森斯坦地圖上在下淡水的下方還有Ponglie的地點，*China Sea Sheet II*則沒有。同樣在克魯森斯坦地圖有，而*China Sea Sheet II*的地點則沒有，包括熱蘭遮城、南方水道等2處。*China Sea Sheet II*在臺灣下，標示Salt R.，但克魯森斯坦地圖並無該地，反而在南側二層行溪分別寫為Fresh R.和俄文的R. Presnaia。其四，在下淡水的南側，*China Sea Sheet II*有一處標示著Ape Hill的位置，則不見於克魯森斯坦地圖上。又澎湖地區上，克魯森斯坦地圖寫有地獄之門的位置，*China Sea Sheet II*則無。

綜合這些圖面上的差異，可以清楚地辨明二幅圖在3年內先後出版，但在細節上略有出入，又如即便水深數據幾乎相同，但是對於Danan水深僅有克魯森斯坦標記15噶，而*China Sea Sheet II*則無。又考量到克魯森斯坦地圖在西海岸

<sup>90</sup> James Horsburgh, *The India Directory* (London: WM. H. Allen & Co., 1852), p. 13.

Favorlang以北完全沒有提供任何水深數據，此現象其實符合*China Sea Sheet II*地圖上自Favorlang以北被切割而無法顯示於圖上。換言之，克魯森斯坦於1826年出版地圖時，應曾仰賴豪斯伯格的地圖，內容又增加自身對福爾摩沙的認知理解，尤其可能是依據他曾通過東海岸的實質調查資料。

若比較1835年出版的*Chart of the East Coast of China*所畫出的福爾摩沙北半部與克魯森斯坦地圖，會發現有高度的相似（參見圖13）。<sup>91</sup> 明顯可見*Chart of the East Coast of China*標示出了西海岸更多地方的水深，對於東北部也有更精確的調查；不過在噶瑪蘭以南的區域，包括克魯森斯坦所稱東方岬的蘇澳灣等地的繪製方式，一如克魯森斯坦地圖的繪製方式。相信二者之間存在某種程度的知識關聯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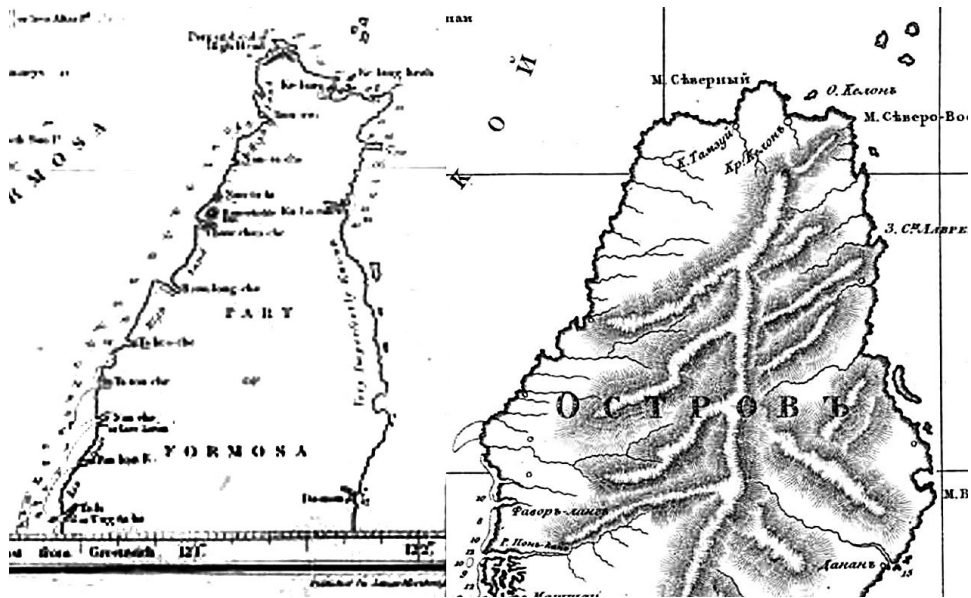


圖13、*The Chart of the East Coast of China*與克魯森斯坦地圖局部比較圖

資料來源：“The Chart of the East Coast of China,”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accessed February 20, 2024, <https://www.loc.gov/item/2007628649/>.；《福爾摩沙島與中國東南沿海地圖》（*Карта острова формозы и Юговосточного берега Китая*）

<sup>91</sup> “The Chart of the East Coast of China,”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accessed February 20, 2024, <https://www.loc.gov/item/2007628649/>.

此外，1835年出版豪斯伯格繪製的《縮小版中國海圖》（*Reduzirte Karte vom Chinesischen Meere*）德文版本，與其*China Sea Sheet*上福爾摩沙島的輪廓也有極大差異，如利用Lapie和克魯森斯坦的山脈繪製方式。<sup>92</sup> 此外，在克魯森斯坦地圖上大概在三貂的位置上，標示著一個位置為З. С. Лаврения（Bay St. Lavria），С.為Сан，即英語中San之意；З.為Залив，為海灣之意，根據圖14則寫下德文拼寫的B. Lovevgardin和St. Lovewz；不過，Lapie地圖上僅標註南端，豪斯伯格地圖採取的克魯森斯坦的東南、西南岬，並且用西岬（West Cap）取代西北岬（C. Nord-Ouest）。換句話說，因為與*China Sea Sheet II*有明顯的差異，豪斯伯格所編繪的德文資料，部分內容很可能抄自克魯森斯坦地圖。不過，這一幅地圖中不僅對西北、北部都有相當多的細節被繪製添加，也包括噶瑪蘭地區被水域區隔的樣貌再次被繪於此圖中，但和克魯森斯坦或Lapie的地圖輪廓皆不相同。

---

<sup>92</sup> “Blatt 15, 1835: Reduzirte Karte vom Chinesischen Meere : 2tes. Blatt, den Noerdlichen Theil enthaltend,” Digitale Historische Bibliothek, accessed February 9, 2024, [https://dhh.thulb.uni-jena.de/receive/ufb\\_cbu\\_00035596](https://dhh.thulb.uni-jena.de/receive/ufb_cbu_00035596).



圖 14、《縮小版中國海圖》福爾摩沙局部圖

資料來源：“Blatt 15, 1835: Reduzirte Karte vom Chinesischen Meere : 2tes. Blatt, den Noerdlichen Theil enthaltend,” Digitale Historische Bibliothek, accessed February 9, 2024, [https://dhh.thulb.uni-jena.de/receive/ufb\\_cbu\\_00035596](https://dhh.thulb.uni-jena.de/receive/ufb_cbu_00035596).

礙於資料所限，無法明確地理解Lapie、克魯森斯坦地圖和豪斯伯格的*China Sea Sheet II*等地圖之間的先後關係。不過三者之間有一定程度的傳抄、知識交流的部分。且至少可以清楚發現克魯森斯坦的資料在當時歐洲產生影響，至少在德文版《縮小版中國海圖》中，可發現豪斯伯格地圖利用了部分克魯森斯坦地圖的知識。即便比較*China Sea Sheet*，二者有部分相似，但克魯森斯坦地圖上仍有不少僅限於該圖才有的資料，甚至是他航行東海岸後所蒐集調查的資料。日後這些資料在其他地圖上也產生了某些影響。因此，在19世紀中葉以前，俄羅斯通過首次全球航行後所留下的資料，應為當時歐洲諸國有關福爾摩沙地理知識的來源之一。

## 陸、結論

劉宇衛等在編譯1875年俄羅斯軍官保羅·伊比斯（Pavel Ivanovich Ibisa）紀錄專書的〈序〉中寫道：1771年匈牙利貴族貝紐夫斯基在逃離過程中抵達臺灣東海岸，其中3位俄羅斯船員與原住民交戰死於臺灣，成為「最早埋骨於臺灣土地上的俄羅斯人」，進而闡述俄羅斯與臺灣之間的聯繫甚早。<sup>93</sup>

本文呈現克魯森斯坦，這位18、19世紀之交的偉大環球旅行者，在其探險旅途中，不是毫無目的的前進。首先考察他的航行路線，透過1811年出版的航行資料，可發現他相當在意此次的航行與水文調查是否能增益當年地理知識的新元素，並與過去著名且重要的英國、法國、瑞典的水文調查師、製圖師、探險家所留下的紀錄相比較，揭明自己的資料更加準確。

無疑地，1810年Burney出版的大部頭巨著，強調蒐集18世紀末期英國重要水文調查家的資料，這一本書的問世，像是英國對太平洋區域地理知識理解的成果展現。克魯森斯坦在書中特別引用該書，透露出略感可惜。不過，考察Burney的書籍和地圖會發現有關福爾摩沙的部分其實相當「古老」，源自17世紀荷蘭時代留下的資料。因此，1811年克魯森斯坦的航行資料出版、日後各國語言翻譯本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意味著北太平洋和東亞沿岸有了新的地理知識領導者和最先進的調查成果已經出現。

經由考察地圖，會發現1810年代克魯森斯坦的海圖把福爾摩沙島繪製成東北角特別突出的樣貌，並且著重於周圍海域的幾處島嶼。不過，分區細緻地圖在1820年代陸續出版，亦可以發現一種俄羅斯視角標註的福爾摩沙島嶼被呈現在讀者的眼前。無論這一套地圖集是否有被翻譯成其他語言，至少在1820年代可以清楚地認知當年俄羅斯帝國對福爾摩沙島在內的東亞世界是如何的想像。

此一有關福爾摩沙的地理知識，無論是否來自英國東印度公司重要的水文調

---

<sup>93</sup> 參見保羅·伊比斯（Paul Ibis）著，劉宇衛編著，江杰翰、吳進仁、劉柏賢、陳韻聿譯，《1875福爾摩沙之旅：俄羅斯海軍保羅·伊比斯的臺灣調查筆記》（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22年），頁15。

查師豪斯伯格在1823年繪製的*China Sea Sheet II*，但至少可知俄羅斯的地圖上仍有俄羅斯的脈絡，包括地名的命名和水深資料的調查等，並且於1835年的德文地圖中更加顯著。

正如蘇峯楠在《看得見的臺灣史·空間篇》的〈導讀一〉中留下一段精彩的伏筆：「而臺灣的故事也並不會止於這三十幅地圖。會有那第三十一幅地圖，還收存於臺史博文物庫房、潛藏在其它館舍裡，或者就躺在你我家中或日常生活周邊，靜靜地為時代留住各種訊息。」<sup>94</sup> 同一本書中，洪廣冀亦揭示地理學家自16世紀以降，接收著資訊過量（*information overloaded*），修正、補充、推翻地球的合理樣貌。19世紀的地圖編繪不僅是理解「地理」，而且是「帝國」的。<sup>95</sup> 二位學者揭示的觀點，其實正在訴說著一個重要關鍵，地理知識推陳出新的速度甚快，許多資料的保鮮期可能不長，但無疑提供了當時代快速變遷的人類知識體系不斷重建的過程。在無數地圖中，克魯森斯坦留下的資料想必馬上就隨著愈來愈多的東西接觸而失去其領先地位，但隱身圖書館多年受到忽略的資料，卻保存了一段18、19世紀有關福爾摩沙，且來自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俄羅斯帝國遺留下來的地理知識，故行文將之呈現於臺灣讀者面前。

<sup>94</sup> 蘇峯楠主編，《看得見的臺灣史·空間篇：30幅地圖裡的真實與想像》（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22年），頁12。

<sup>95</sup> 蘇峯楠主編，《看得見的臺灣史·空間篇：30幅地圖裡的真實與想像》，頁18-21。

## 徵引書目

### 一、專書

- 甘為霖 (William Campbell) 著，林弘宣、許雅琦、陳珮馨譯，阮宗興校註，  
《素描福爾摩沙：甘為霖臺灣筆記》。臺北：前衛出版社，2009年。
- 艾德華·豪士 (Edward. H. House) 著，陳政三譯註，《征臺記事：牡丹社事件  
始末》。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15年。
- 貝紐夫斯基 (Benyovszky Móric) 著，莊宏哲譯，《1771福爾摩沙：貝紐夫斯  
基航海日誌紀實——十八世紀一位匈牙利人筆下的臺灣》。臺北：前衛出版  
社，2014年。
- 周雪舫，《俄羅斯史：謎樣的國度》。臺北：三民書局，2015年。
- 保羅·伊比斯 (Paul Ibis) 著，劉宇衛編著，江杰翰、吳進仁、劉柏賢、陳韻聿  
譯，《1875福爾摩沙之旅：俄羅斯海軍保羅·伊比斯的臺灣調查筆記》。新  
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22年。
- 威廉·佛萊姆 (William Frame)、蘿拉·沃克 (Laura Walker) 著，黃煜文譯，  
《庫克船長與太平洋：第一位測繪太平洋的航海家，1768-1780》。新北：  
左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9年。
- 迪爾克·里瑟馬 (Dirk Liesemer) 著，賴雅靜譯，《幽靈島嶼：浮沉於地圖上30  
個島嶼故事》。臺北：遠足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8年。
- 浦洛基 (Serhii Plokyh) 著，梁永安譯，《再造失去的王國：俄羅斯的帝國雄心  
500年史》。臺北：貓頭鷹出版社，2018年。
- 翁佳音、曹銘宗，《大灣大員福爾摩沙：從葡萄牙航海日誌、荷西地圖、清日文  
獻，尋找臺灣地名真相》。臺北：貓頭鷹出版社，2016年。
- 陳開科，《嘉慶十年：失敗的俄國使團與失敗的中國外交》。北京：社會科學文  
獻出版社，2014年。
- 葉柏川，《俄國來華使團研究 (1618-1807)》。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0年。
- 鄭維中，《製作福爾摩沙：追尋西洋古書中的臺灣身影》。臺北：如果出版社，  
2006年。
- 龐維德 (Frédéric Laplanche) 著，徐麗松譯，《穿越福爾摩沙1630-1930：法國  
人眼中的臺灣印象》。新北：八旗文化出版社，2020年。

- 蘇峯楠主編，《看得見的臺灣史·空間篇：30幅地圖裡的真實與想像》。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22年。
- Afinogenov, Gregory. *Spies and Scholars: Chinese Secrets and Imperial Russia's Quest for World Power*.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 Anson, George. *A Voyage Round the World: In the years MDCCXL, I, II, III, IV*. London: J. M. Dent & Sons Ltd., 1748.
- Barratt, Glynn. *Russia in Pacific Waters, 1715-1825: A Survey of the Origins of Russia's Naval Presence in the North and South Pacific*.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1981.
- Bartley, Russell H. *Imperial Russia and the Struggle for Latin American Independence, 1808-1828*.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78.
- Bergholz, Fred W. *The Partition of the Steppe: The Struggle of the Russians, Manchus, and the Zunghar Mongols for Empire in Central Asia, 1619-1758: A Study in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Peter Lang, 1993.
- Broughton, William Robert. *A Voyage of Discovery to the North Pacific Ocean, 1795-1798*. London: T. Cadell & W. Davies in the Strand, 1804.
- Burney, James. *A Chronological History of the Discoveries in the South Sea or Pacific Ocean Illustrated with Charts*. London: Printed by Luke Hansard, 1803-1816.
- Curtin, Philip D. *The World and the West: The European Challenge and the Overseas Response in the Age of the Empi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Forbes, David W. *Hawaiian National Bibliography, 1780-1900*.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9.
- Halperin, Charles J. *The Tatar Yoke: The Image of the Mongols in Medieval Russia*. Bloomington: Slavica, 2009.
- Horsburgh, James. *The India Directory*. London: WM. H. Allen & Co., 1852.
- Hostetler, Laura. *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 Jones, Ryan Tucker. *Empire of Extinction: Russians and the North Pacific's Strange Beast of the Sea, 1741-1867*.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 Krusenstern, A. J. von; Hoppner, Richard Belgrave trans., *Voyage Round the world*,

- in the years 1803, 1804, 1805, & 1806*. London: C. Roworth for J. Murray, 1813.
- Ostrowski, Donald. *Muscovy and the Mongols: Cross-cultural influences on the steppe frontier, 1304-158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Perdue, Peter C.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Cambridge; London: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Rawski, Evelyn S. *Early Modern China and Northeast Asia: Cross-Border Perspectiv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 Ross, John. *Memoir of the Celebrated Admiral Adam John De Krusenstern the First Russian Circumnavigator*. London: Longmans Green, Brown, and Longmans, 1856.
- Sanjdorj, M.; Onon, Urgunge trans. *Manchu Chinese Colonial Rule in Northern Mongoli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0.

## 二、期刊論文、專書論文

- 丁則良，〈俄國人第一次環球旅行與中國〉，收入丁則勤、尚小明編，《丁則良文集》。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9年。
- 李毓中，〈從臺灣的鄰島到鄰國：西方古地圖中的「巴丹（Batan）」島與「巴士（Bashe）」海峽名稱考〉，《歷史臺灣》，第6期（2013年11月）。
- 柳若梅，〈嘉慶年間俄船首次海上來華貿易事件鉤沉〉，《社會科學》，第8期（2007年8月）。
- 康培德，〈荷蘭東印度公司在臺灣的紀念性地名〉，《成大歷史學報》，第55號（2018年12月）。
- 張建華，〈近世俄國文獻關於朝鮮的記載和初識〉，《史學史研究》，第4期（2010年12月）。
- 張蘭星，〈19世紀初俄列札諾夫使節團訪日始末〉，《西伯利亞研究》，第48卷第3期（2020年6月）。
- 梁立佳，〈破冰之旅：19世紀初期沙俄開拓遠東海上貿易的活動及其影響〉，《海交史研究》，第3期（2021年9月）。
- 游博清，〈1779-1856年間英人對臺灣水文資訊的調查、彙整與應用〉，《季風亞洲研究》，第9期（2019年10月）。
- 游博清，〈豪斯伯格（James Horsburgh）與英國對華及周邊海域水文認知

- (1797-1836)》，收入劉序楓主編，《亞洲海域間的信息傳遞與相互認識》。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17年。
- 廖大珂，〈甲午戰爭之前西方文獻有關釣魚島的記載〉，《文化雜誌》，第94期（2015年3月）。
- 蔡雅芝，〈經緯度的故事〉，《科學發展》，第392期（2005年8月）。
- 賴惠敏、王士銘，〈清中葉迄民初的毛皮貿易與京城消費〉，《故宮學術季刊》，第31卷第2期（2013年12月）。
- 簡宏逸，〈從古契字論臺灣地名表記的傳統規範機制〉，《臺灣語文研究》，第8卷第1期（2013年3月）。
- Barratt, Glynn. "Russian Activity among the Cook Islands, to 1820," *New Zealand Slavonic Journal*, 33 (January 1998).
- Barratt, Glynn. "Russian Hydrography among the Cook Islands to 1836," *New Zealand Slavonic Journal*, 35 (January 2000).
- Fix, Douglas. "Charting Formosan Waters: British Surveys of Taiwan's Ports and Seas, 1817-1867." 《漢學研究》，第32卷第2期（2014年6月）。
- Richards, Rhys. "The Easternmost Route to China and the Robertson Aikman Charts," *The Great Circle*, Vol. 8, No. 1 (April 1986).

### 三、學位論文

- 吳國聖，〈十七世紀臺灣Favorlang人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
- 簡宏逸，〈巧遇的接力：歐洲與東亞間的民族誌知識收集、整理、再相遇〉。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博士論文，2017年。
- Kroon, Andréa Angela "Masonic networks, material 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 the participation of Dutch Freemasons in the commercial and cultural exchange with Southeast Asia (1735-1853)." Ph. D. dissertation, Leiden University, 2015.

### 四、網路資料

- Afinogenov Gregory. *Spies and Scholars: Chinese Secrets and Imperial Russia's Quest for World Powe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elknap Press,

2020.

- Beautemps-Beaupré, Charles-François, “Carte hydrographique des parties connues du globe entre le soixante-dixième parallèle au Nord et le soixantième au sud, pour servir au voyage autour du monde, fait en 1790, 1791 et 1792, Par le capitaine Etienne Marchand. Dressée, sous la Direction de l’Auteur, d’après les observations astronomique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accessed January 1, 2024, <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tv1b5970612v?rk=128756;0>.
- Claret Charles Pierre Fleurieu. “A voyage round the world, performed during the years 1790, 1791, and 1792, by Étienne Marchand”.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Open Collections. Accessed December 31, 2023. <https://open.library.ubc.ca/collections/bcbooks/items/1.0364259>.
- Dalrymple Alexander. “Alexander Dalrymple 〈中國海圖〉”. NMTH Collection. Accessed November 21, 2023. <https://collections.nmth.gov.tw/CollectionContent.aspx?a=132&rno=2002.006.0009>.
- Ilya Vinkovetsky. “Circumnavigation, Empire, Modernity, Race: The Impact of Round-the-World Voyages on Russia’s Imperial Consciousness”. Meeting of Frontiers Conference. Accessed December 23, 2023. <https://www.loc.gov/rr/european/mofc/vinkovetsky.html>.
- John Ross. “Карта острова МАТЗуМАІЯ НАН ЕССО”.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Accessed December 28, 2023. <https://tile.loc.gov/image-services/iiif/service:gd:gdclccn:20:18:69:38:16:2018693816:0031/full/pct:25/0/default.jpg>.
- Карта острова формозы и Юговосточного берега Китая. “Атлас Южного моря сочиненный флота капитан командором Крузенштерном”.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Accessed May 25, 2023. <https://www.loc.gov/item/2018693849/>.
- Krusenstern Ivan Fedorovich. “Allgemeine Welt Charte nach Mercators Projection entworfen von A. I. Krusenstern Captain Der Russischen Marine London 1815,” Barry Lawrence Ruderman Antique Maps. Accessed January 8, 2024. <https://www.raremaps.com/gallery/detail/56168/allgemeine-welt-charte-nach-mercators-projection-entworfen-v-krusenstern>.
- Keulen Johannes van. “Johannes van Keulen 〈澎湖島海圖〉”. NMTH Collections. Accessed January 29, 2024. <https://collections.nmth.gov.tw/CollectionContent.aspx?a=132&rno=2003.015.0050>.

- Krusenstern Adam Johann. Russia led Voyages of Ivan Krusenstern Fedorovich Pacific Ocean Science Map,” *Viaggio Intorno Al Mondo Fatto Negli Anni 1803-4-5 E 1806 D’ordine Di Sua Maesta’ Imperiale Alessandro Primo su I Vascelli La Nadeshda e La Neva Sotto Il Comando Del Capitano Della Marina Imperiale A.G. Di Krusenstern* (Milano: Dalla Tipografia Di Giambattista Sonzocno, 1818). Schilb Antiquarian. Accessed January 8, 2024. <https://www.schilbantiquarian.com/product/1818-russia-led-voyages-of-ivan-krusenstern-fedorovich-pacific-ocean-science-map>.
- Krusenstern Ivan Fedorovich. “МЕРКАТОРСКАЯ КАРТА ВСЕГО СВѢТА или ГЕНЕРАЛЬНАЯ КАРТА”. Barry Lawrence Ruderman Antique Maps. Accessed December 10, 2023. <https://www.raremaps.com/gallery/detail/14285/-krusenstern>.
- Krusenstern Adam J. von. “Voyage Round the World. London, 1813, first English edition”. Sotheby’s. Accessed December 2, 2023. <https://www.sothebys.com/en/buy/auction/2022/travel-atlases-maps-natural-history/adam-j-von-krusenstern-voyage-round-the-world>.
- Крузенштерн Иван Федорович. Атлас Южного моря сочиненный контр адмиралом Крузенштерном. Часть 2. Северное полушарие Атлас Южного моря сочиненный флота капитан командором Крузенштерном. Часть 1. Южное полушарие Крузенштерн (Atlas of the South Sea composed by Rear Admiral Krusenstern. Part 2. Northern Hemisphere Atlas of the South Sea, composed by fleet captain Commander Krusenstern. Part 1. Southern Hemisphere Krusenstern).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электронная библиотека. Accessed December 26, 2023. [https://rusneb.ru/catalog/000200\\_000018\\_RU\\_NLR\\_DIGIT\\_9644/](https://rusneb.ru/catalog/000200_000018_RU_NLR_DIGIT_9644/).
- Jean-François de Galaup, comte de Lapérouse. “Jean-François de Galaup, comte de Lapérouse 〈1787年探勘中國與韃靼海域圖——圖1〉”. NMTH Collection. Accessed November 21. <https://collections.nmth.gov.tw/CollectionContent.aspx?a=132&rno=2003.015.0077>.
- Robertson George. Memoir of a chart of the China Sea (including the Philippine, Mollucca, and Banda Islands, with part of the coast of New Holland and New Guinea). Internet Archive. Accessed January 1, 2024. [https://archive.org/details/bim\\_eighteenth-century\\_memoir-of-a-chart-of-the\\_robertson-](https://archive.org/details/bim_eighteenth-century_memoir-of-a-chart-of-the_robertson-)

george\_1795/page/n3/mode/2up.

William Robert Broughton, *Voyage de découvertes dans la Partie Septentrionale de l’océan Pacifique, II*, Paris: Dentu, 1807, p. VI.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Open Collections. Accessed December 20, 2023. <https://open.library.ubc.ca/collections/bcbooks/items/1.0224041>.

Yury Fedorovich Lisyansky, *Journey around the world in 1803. 4. 5. and 1806, at the behest of His Imperial Majesty Alexander Pervago, on the ship Neva, under the command of the fleet of the captain-lieutenant, now captain of the 1st rank and chevalier Yuri Lisyansk* (St. Petersburg: In the printing house of F. Drechsler, 1812), pp. 243-244. Accessed December 20, 2023. <https://www.prilib.ru/en/node/678070>.